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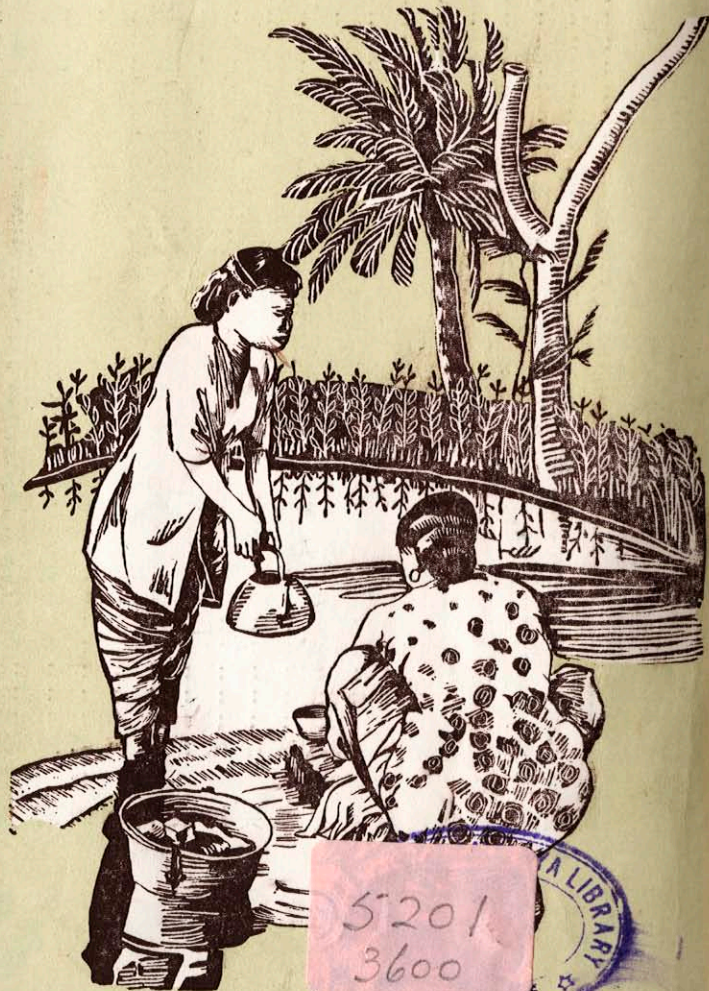
126237

馬來亞一日
專號

贈閱

蕉風

半月刊



5201
3600

LIBRARY
SINGAPORE

邱陵木刻

河畔

第十四期

一九五九年六月廿五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蕉風

半月刊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電話：二八四七二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承印者：協和印刷鑄字有限公司

電話：三〇九三八

42 Bras Street, Singapore, 2.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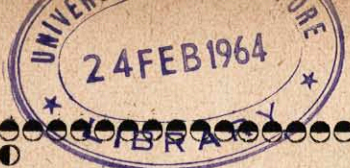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二角
全年叻幣四元

本期目錄

萬里望	聖嘆
教師手記	文麗
酒吧女郎	阿麗
出海	郭新
新村廿四小時	定華
賣酒者	火日
膠工生活一頁	管紋
舞女淚	麗娜
小伙計的一日	淳夫
一個排字女工	文韻
校對瑣記	老岳
是日也	小職
一頁流水賬	王建
編輯的牢騷	夏林
送別	高炎
課餘拾零	西江
民防演習	林月
車禍	岑夫
文訊	本刊
讀者·作者·編者	特輯





報載：星洲一少女，某夜外遊未歸，因而引起做母親的不安，第二天帶她往醫院檢驗，所幸仍是完璧，這才放心。

在這個末日風氣瀰漫着的社會中，才屆成年或將要成年的女孩子，特別容易受到身心的損害，自是事實。但就監護人的地位而言，正應該把女兒訓練得身心都很健全，足以自衛自保，才是最有效的辦法。否則，稍有風吹草動，便要送醫院檢驗，縱然驗明無損，而對女兒純潔的心不也是一種創傷嗎？（聖嘆）

蘇聯的赫魯曉夫最近曾向波蘭記者發表談話，說是蘇聯已經製有一顆氫氣彈，但在蘇聯境內不敢試驗。如在北歐試驗，便要震破挪威所有的玻璃窗；如在北極試驗，能將北極的冰頂溶化，使海水漲高七十尺，紐約、倫敦都將被海水淹沒。

假如世界上舉行吹牛比賽的話，毫無疑問的，赫魯曉夫只憑這段談話，便能輕取冠軍寶座。因為他還未曾試驗，雖無人相信其有，亦無人能証實其無。而其最最大妙處，則在「不敢」二字。因其怕把紐約、倫敦淹沒，所以不敢試驗，既可暗示其威力之大，又可顯露其悲天憫人的心腸，真可謂世界上最偉大的吹牛也。（牛哥）

擁有會員二千五百名之新加坡英校教師聯合會，為要求師訓班教師應享受與文憑班教師相同之教育服務制度，將於六月三十日投票決定是否罷教。

工人罷工，直接受影响的是老板。教師罷教，直接受影响的是學

生。老板在吃到罷工的苦頭後，可以讓步，給工人加薪。但是在吃到罷教的苦頭後，却無權讓步，給教師提高待遇，只好坐視學業遭受損失，奈何！奈何！（喬治）

「不愛江山愛美人」的英國遜王愛德華八世，在本月三日結婚二十週年紀念撰文稱：「假如恢復到二十年前，我在相同的情勢下，須作相同的選擇，那我仍舊採取相同的決定。」

時間是最好的証人。我們可以說這位英國遜王「忠於愛情，矢志不移」；也可以說是「色迷心竅，至死不悟」。（閉士）

法國巴黎的大學生，每逢考試之前，多服食提神葯片，竟有日服達廿片者。

若本邦學生亦能效此，則大可為一些人士多闢一條「搵食」之路矣！筆者不敏，亦願在學府近處經營斯業，專售提神葯物。如此既可協助學生渡過考試大關，又可財源廣進，誠一舉兩得也。（帆音）

據法新社電：巴黎晚報揭發蘇聯秘密，謂史大林的集體放逐猶太人計劃受阻，因而活活氣死。

在一次蘇共政治局會議中，史大林提出了一次將蘇聯猶太人集體放逐到中亚細亞的命令，要求會議通過。當時蘇共主席團唯一猶太籍團員卡岡諾維支首先表示異議，接着莫洛托夫也為他的猶太籍妻子擔憂着急，最後伏羅希洛夫怒摔黨員証，才把史大林氣昏，蘇聯的猶太人因而倖免於難。

這叫做「朝裡有人好做官」。因為有了猶太人或是猶太人的丈夫在充顯要，所以，蘇聯的全體猶太人都沾了光。假如蘇共顯要中也有位匈牙利人，或者至少有位要人的太太是匈牙利人的話，則前時匈牙利的變亂，便不會被蘇聯鎮壓得那樣的慘了。（哭樂夫）

教師手記

丁文

五月十六日，這平凡的一天，原本單調的生活，却展開了一連串生動有趣的插曲。

清早，當第一輛巴士風馳電掣地從寂靜的街道衝過去時，我就沒法再睡下去了。但是，今天醒得並不清爽，模模糊糊，似睡非睡地，耳朵聽得到聲音，眼卻無力地蓋攏着；勉強伸個懶腰，正想一個翻身，從帆布床上爬起來，無奈腰酸背痛，全身軟綿綿的，那裡爬得起來。看看錶，時間還早，索性就多躺一會，再作道理。不過，疲乏是有蔓延性的，你不立刻抗拒它，它就會逐漸征服你的。我記得昨夜我是睡得很早的，因為上完夜課，正想批改那堆作文簿時，突然一陣疲乏侵襲了過來，使我支持不了，只好吞了兩片阿士北羅，躺到床上去。一夜沒有好睡，現在又這麼不舒服，難道正在猖獗起來的流行性感冒，居然傳染到我身上來了？想到這點，一驚慌，原有的迷茫的睡意，也就立刻清醒起來了。

據說冷水浴是預防感冒的妙法，不管身體燥熱怕冷，咬緊牙關沖了好一陣水龍頭，精神的確清爽了一點。

去到學校，大部份同事已經先到了，大家一見面，劈頭第一句就是：

「噢！你沒有病倒呀？」
「你來了，我還以為你也中了呢！」
「有點不舒服，大概是運氣來了。」
「我也是，昨夜整夜沒有睡呢！」
「哎呀！新娘，你可別病呀！不然，你的新

郎可要轉笑爲哭了。」

見面笑話還沒有說完，老朱竟在那裡拿着本坡的報紙，大聲地唸起頭條新聞來了：

「自流行性感冒侵襲本坡以來，至今已至第五日……蔓延區域迅速擴大，患病人數作直線式升高，由前天之三千二百人遽增至五千人，其中尤以年幼學童，抵抗力較弱，傳染率較高。據有關方面報告……預料今日缺席人數將大有增加。教育局方面曾作表示，若患病缺課學童達卅五巴仙，或三分之一教師請假，同時衛生官認爲有停課必要時，各校可申請放假數日……」

老朱讀到這裡，那個綽號「雷公」的老雷突然打斷了他，大聲嚷了起來：

「什麼？再唸一遍！要學生缺席人數作卅五巴仙或三分之一的教師請假，才可放假……？慢點，讓我算算看，昨天缺席人數二百三十名，另有廿八名早退，共計二百五十八人，只佔全校人數七百廿三人的廿一巴仙左右，而同事請病假的也只有三位，距離放假的地步還遠呢！」

「算啦！老雷，一個月的假期剛過去不久，難道你又想放假逍遙了？」一直沉默着的小楊，說出了第一句話。

「我想放假？這是什麼話！你想想看，只有十個八個學生出席，就不能教書；與其呆在教室裡花時間，不如乾脆放他們回去；而且，醫生說……」

「既然是這樣，就索性讓它傳染下去吧！」

雷公的長篇大論還沒有說完，那個愛開玩笑的老黃卻把他的話打斷了：「看樣子，來勢這樣厲害，不上三兩日，卅五巴仙就會到，急什麼？」大家一陣哄笑聲中，噹噹噹的上課鐘响了。

走進五年級的課室，看見原本擠得密密麻麻的課室，今天却顯得冷落得多了。點一點名，男的缺席八個，女的四個沒有到，缺席人數佔了籍學生的三分之二，比昨天的計算又增加了三巴仙強。現在還是第一節，我相信到了中午，一定會有好幾個學生早退的。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但我還是有意問一問：

「×××爲什麼沒有來呀？」
「中了流行性感冒啦！」大家都異口同聲地回答。

這麼一說，自然沒有追問下去的必要了，因為在這種人人都朝不保夕的情況下，還有甚麼理由懷疑學生是偷懶不來上課呢？別說學生沒有來，無從調查；就是到校的學生，當他上課上得厭了，想要早退兩節，突然拿起書包，說是頭痛不舒服，要回家去休息時，單憑摸摸頭額，又有甚麼辦法證明他是說謊騙人呢？你總不能強留他在班裡，來冒那讓他把病傳染給其他同學的險哪！

休息的時候，辦公室裡，有的在看報，有的在批卷，有的在談笑。我正在納罕那平時成爲大家玩笑中心的準新娘不知那裡去了，突然那從來不正經的教務主任提高嗓子說起話來了：

「請大家注意，本台現在要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是不是宣佈放假？」老雷急着問。

「不是放假，是我們的新娘病倒啦！」

一陣笑聲爆發了，接着：

「假的吧，今早她還來了呀！」

「哪有這麼碰巧，過兩天就是她的結婚佳期了！」

「那還了得，這真是好事多磨了！」

「那裡，這才叫做好事成雙呢！」

「好啦！好啦！你們這些幸災樂禍的人！」

一直在嘻笑着的教務主任又開口了：「新娘剛才一下課，就嚷着頭痛發熱，立刻跑回家去了。她留下的四節課，誰願意自動發勞？」

我們的新娘，向來人緣很好，她所剩下的四節課，不用教務主任安排，就由那些「志願軍」

分担了。我原也想像個勇士的，無奈昨夜遺留下來的疲乏還沒有消失，心有餘而力不足。

第五節，上三年級的衛生課時，缺席人數比

五年級的更多，自然不能教書。我正沒法安排的當兒，一個女學生突然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先生，流行性感胃是怎樣來的，為什麼這樣厲害？」

靈機一動，我就抓住這個機會，把問題提了出來：

「你們聽到了嗎？××同學問流行性感胃是怎樣發生的，如果有誰知道，就請站起說給大家聽！」

這麼一說，吵雜的聲音立刻停頓下來了，接着好幾個學生不約而同地說道：

「我們不知道，還是請老師說吧！」

「好，你們靜靜地聽，這也是一種衛生常識呢！」

於是，思索一陣，我說了下面一段話——

「大家都知道，每當天氣變化不定的時候，比較衰弱的人常會患一種大家稱做傷風的感冒。這種傷風也會傳染的，應該避免；不過，它的傳染力不强，病狀也不嚴重，只要休養幾天，自然會好的。然而，現在盛行的流行性感胃，卻比普通的傷風要厲害得多了。它很容易傳染，我們應該避免和病人接觸談話，不要讓他們用過的東西；同時，不要到戲院、茶室、巴士車站等人多的地方去；還要注意衛生，保護身體……這樣，才不會被傳染到……」

說到這裡，一個男同學插進來問了一句：

「先生，學校裡的人也很多，當然有傳染的危險，為甚麼不放假呢？」

「不過，讀書更重要呀，對不對？」

「先生，患這種病的人，會死嗎？」那個當初提出問題來的女學生，突然問了這一句，引得好些男同學都笑了。

「一個人傳染到這種病，在半天到一天之內，就會發作，好像發熱、怕冷、頭暈、疲倦、不想吃飯等等，都是生病的象徵。應該一發覺就去

看醫生，打針吃藥，兩三天內就會好的；如果不去看醫生，不小心治療，引起其他的病，像肺管炎之類，是有死的可能……」

在學生們的驚嘆聲中，這一節又算完了。

說來也有點氣人，昨天我上完第五節，就可以回家了；今天想早一點回家，偏偏有八節課要上。

上完最後一節，已是十二時五十分了，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辦公室，看到那教務主任，像個經理模樣，正在那兒的答答地打着算盤，我知道他又在計算缺席人數了。

「怎樣，有進步吧？」我指的是缺席人數。

「哼，進步很快呢！昨天是廿一巴仙，今天已升到廿六巴仙了。看樣子，再過三兩天，就必須停課了！」

「那不是好囉，反正我也要病倒了！」

「病倒了才放假有什麼意思？要嘛，就是別人生病，我們休息才妙！」

我笑笑，正想拿了一堆簿子帶回家去改，不料還未舉步，教務主任竟把我喚住了：

「老文，慢點走，我頭痛死了！」

「怎麼樣，你也病倒了？」

「不是。就要上課了，我們的準母親還沒有來，想來又是病倒了！」

「不會吧，大概是搭不到車，遲一點！」

「那裡，平常她總是在十二時半就到校的，決不會遲。」

「哦！那麼下午班怎樣上課呢？」

「就是呀！」

「可以找人代吧？」

「沒有代過課的回去了，代了課的不能再請他代了。你說，怎麼辦？」

想想，上午我不舒服，沒有自動為我們的新娘發勞，已經有點不好意思了；現在如果再推辭，怎麼說得過去？沒有辦法，只好硬着頭皮頂了下來。

「這樣吧，我先去代一兩節，剩下的，你再……」

「只好這樣了，剩下的就由我包辦吧！」

於是，匆匆地買點糧食來填壓那正在革命得厲害的肚子，然後立刻又挺身在那羣小天使面前了。那些麻雀一般活潑的小天使，我心裏熱愛着他們，但要我教他們讀書，可就要投降了。我還記得，剛開學不久，也曾代過一位同事的兩節課，那次險些使我下不了台；以後我就甘願多花一點口舌教高年級，不敢再偷這些小鬼們的閒了。

這樣，唱歌、遊戲、胡鬧……一個鐘頭在耳鳴眼花中硬挺過去了。當我有氣無力地步出教室時，我感覺到從此我可以休息三兩天了，因為雖然學校還未停課，但我要請假養病了。

……

……

……

……

……

……

……

……

……

……

……

……

……

……

……

……

……

……

……



酒吧女郎

• 麗阿 •

午後一時許。

酒吧的生意正在開始，清淡得很。左邊櫃台前，只有幾個像是做那一鳥畢工的顧客，吃了午飯之後來喝支啤酒；右邊的卡座裡，也只有一兩枱像是普通生意人在接洽事情。他們都是很安靜地在喝酒談話，不大麻煩我們，讓阿芳姐和露西亞兩人招待他們已經够啦！我抽空到後邊小房間換件衣服，因為上午帶小兒子阿明去看醫生就攔了不少時間，又趕到學校裡接大女兒秀枝回家吃午飯，所以，來不及在家裡打扮整齊之後才來上工，只好把衣服帶到酒吧裡來。

換上一件低胸的西裝，理一理頭髮，畫一畫眉毛，抹上濃艷的一層脂粉之後，我覺得自己實在年青了許多，真像死鬼獨眼鯨所說是個二十左右的美人兒，誰也看不出我是個生了兩個孩子，上了三十歲大關的半老徐娘啦！尤其是多情種洪怡生最會灌我的米湯，總是誇我的一對大眼睛像林黛玉那塵烏溜溜水汪汪，膚色像李麗華那麼細嫩潔白，身材像張仲文那麼美麗。可是，一想起我却是一位正人君子們眼裏最下賤的酒吧女郎，心裏又不禁一陣陣難過。如果不是丈夫死得早，留下我們母子三人無依無靠，我怎會墮落到這麼下賤的地方啊！

酒吧是花天酒地的臭男子們的天堂，却是我們那種犧牲色相的酒吧女郎的地獄，稍有辦法的良家婦女誰願意往這火坑裏跳？可是，在這火坑裏的可憐人，誰不是清白的苦命女子呢？為甚麼我們必須整天裝着笑臉陪酒鬼們胡說八道，陪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臭男子打情罵俏？儘管他們的動作如何粗野，言語如何可怕，我們也得裝着笑臉忍受下去，還得讓人鄙視是個下賤的女人，這都是為了生活啊！

阿芳姐的丈夫癱瘓在床上三年多不能做工謀生，一家大小八口全靠她一人維持；而且她已經人老珠黃不值錢，又不肯站在惹蘭勿利的街燈下拉客，除了做酒吧女郎，還有其他更好的謀生辦法嗎？

露西亞意志比較薄弱，虛榮心太重，年紀青，想得不長遠，所以，常和顧客們鬼混，甚且兼營「副業」，這也是環境迫使她的呀！以前如果不是她那個沒有良心的情郎玩弄她，迫她墮胎，後來又拋棄了她，她也不會墮落到這一地步。

至於我，過去的許多傷心事，還是不再提起吧！我自己知道在這個火坑中多混一天，總會多墮落一層。阿芳姐常常勸我趁年紀還輕，早點找個歸宿，我何嘗不是常常存着這種念頭，難道我還想豎個貞節牌坊嗎？我們這種名聲不好的酒吧女郎，而且拖着兩個「小油瓶」，要找個老實可靠的男人，真比海底撈針還難呀！

多情種洪怡生每天到酒吧來纏着我談情說愛，據他自己坦白，說是對我一見鍾情，要救我跳出這個火坑。他這麼一片癡情我很感激，可是，他不過是個每月入息一百多元的小伙記，自己開銷都不大够派用場，還能養得起我們母子三人？況且他的年紀比我輕，閱歷比我少，愛我又只是憑他一時衝動，我根本就不把他當成一個「對象」來考慮。更坦白說一句，我對他根本沒有真情實愛。

獨眼鯨是個有家室的浪蕩子，有幾個臭錢可以花天酒地玩女人，玩一個，丟一個，誰不知道他是個有名的「酸薑竹」？他對我獻殷勤，無非想用幾個臭錢引誘我。哼！我可不像露西亞那麼放浪，即使他對我有十分真情實愛，願意「收」我做「黑市夫人」，「跟他」他這種花心蘿蔔，將來也不會有好結果。唉！像他這種人，我也只好把他當個沒有多少油水的「花心蘿蔔」，自己犧牲一點，能擠他多少算多少。

正當我在胡思亂想的時候，掌櫃台的阿德突然闖進小房子裡來，我老實不客氣罵他一聲：「死鬼！人家在換衣服，進來也不敲一敲門！」他却漫不經心地回答道：「又不是你大姐的閨房，人家要拿披蘭地酒嘛！」

我瞪他一眼，原想頂撞他幾句，但回想他也說得不錯，這是酒吧裡堆洋酒雜物的小房間，誰都可以隨便進出，還得行甚麼禮呢？

前面的生意還是冷冷清清，沒有幾個酒客。阿德回到櫃台裏面整理酒杯；露西亞坐在櫃台前釘形的獨腳圓凳上塗指甲油；阿芳則在角落裏的卡座上打開一本粵曲，似懂非懂地學唱「情僧偷到瀟湘館」。她們對那稀稀落落的三幾位酒客全不大理，只是偶而從眼角看一下他們的酒杯是否是空的；即使是空的，她們也得等候顧客叫喚，才慢條斯理地走去問一問要不要再叫一瓶。有些酒客以為我們當酒吧女郎的態度未免太傲慢，其實這也

怪不得嘛！我們的估價工不過是幾十塊錢，收入全靠顧客的小賬，像這種只叫一小樽啤酒，坐着消磨大半天的寒酸顧客，誰有閒功夫陪他呆坐呢？要是顧客喝的是洋酒，不管多少杯，我們都有點「甘仙」抽，他們喝得越多，我們的收入越好。尤其是比較熟悉的顧客，各人有各人的「戶頭」，他們打賞的小賬，也歸各人所有，誰也不敢隨便攪牆脚。譬如獨眼鯊吧，阿芳和露西亞都知道他是我的「人」，他來光顧自然是由我招待，小賬歸我個人所得，她們自然不能分潤。不過也有老顧客比較「通氣」，除了對他自中意的酒吧女郎打賞得比較多，對其他的招待也會另外給一點。這種顧客不論是我的「人」，或是阿芳、露西亞她們的「人」，大家都同樣歡迎。

在我們三個人當中，當然是露西亞最吃香，因為她最年青，而且會講英語和馬來話，許多紅毛兵的生意都是由她負責招待。况且她也最大胆，最風騷，最肯隨便便和人家打情罵俏，甚至公然讓酒客抱在懷裡亂摸亂來，她也滿不在乎。

阿芳的熟客最少，小賬的收入最差。不過我的熟客總是三五成羣，我一個人忙不過來，阿芳幫忙招待，當然也可以分潤一點。

至於我自己嘛，想起來實在有點好笑。平時我對付酒客，不管是生張熟李，總是採取不即不離的態度，有時候雖然也和他們打情罵俏，但絕對比不上露西亞那麼輕佻。偏偏有許多酒客喜歡我，有的誇獎我柔順斯文，有的誇獎我美麗多情。我想：天下的臭男人，大概都有同樣的劣根性吧：你給得越多，他看得越賤；你給得越少，他追得更緊。我就常常採取這種矜持的不冷不熱態度和似真非真的情意對待他們，我存心逗得他們心癢癢急欲向我進攻，常常來酒吧光顧，多喝酒，多給小賬，這是我的最大目的。至於他們提出非份的要求，我總是以「有心唔怕遲，六月拜年時」這一句老話輕輕地推掉；即使是約我看電影或到加東勿洛「食風」，我也不會輕易答應。阿芳常常誇獎我的手段高強，其實這是我比他懂得臭男子的心裡：他們想要的，不要給得太多，也不要給得太快，讓他們乾急一陣之後，再給一點小甜頭。因為我們當酒吧女郎的不實身，想和一些舞女一樣地做點「黑市生意」，也不能太低賤嘛！

到了傍晚五時以後，生意就漸漸忙碌起來了，酒客一批批來，一批批去，我們三個人忙得團團轉；阿德也忙着量酒、記賬、收錢。尤其是到了八點鐘以後，酒吧裏擠得水洩不通，煙霧和酒氣瀰漫着，讓人家感到喘不過氣來。我們三個人就像香港「坐飛台」的紅牌舞女，送酒、斟酒，還得輪流到各處陪熟客們喝酒、談天、打情罵俏。應付得不週到，還常常會惹起爭風吃醋的事。

五點多鐘，怡生又來啦！他雖然是我的熟客，但我總有點討厭，年青

青的何必死纏着我這種殘花敗柳呢？他照樣是叫一瓶啤酒，坐在最後的卡座裡獨斟，我只得抽空先陪他坐一陣，總不能使他太失望。

不久，獨眼鯊也和兩位朋友來，他們都是喝慣人馬潑潑地，我自然得在獨眼鯊身邊陪他們囉！獨眼鯊對我特別親熱，似乎是在向他的兩位朋友顯示我是他的「老交響」。我滿不在乎，不過在角落裡的怡生，却以仇視的眼光死瞪住獨眼鯊，他顯然是吃醋。其實，他們兩個都不是我的心上人，跟我也沒有特殊關係，有甚麼乾醋好吃的，真是奇怪！

十時許，私會黨「看頭露」的紅鼻子，帶着三四個流氓來光顧。提起這般吸血鬼，我的憤火就不斷向臉上衝。他們固然不是來喝「霸王酒」，但羊毛出在羊身上，還不是剝削我們這些可憐的酒吧女郎嗎？這一區是他們的勢力範圍，我們在這裡搵食得受他們的「保護」，每月向他們交保護費，還得常常陪他們喝酒，有時候還得陪他們吃風去，真是可恨！上月底，阿芳因為保護費交不出，就會經吃過他們的苦，那晚給他們劫持到蓄水池去「吃風」，紅鼻子右手拿一把剪刀，左手拿一罐膠醋，問阿芳要刺光頭做尼姑，或是喜歡臉上開花，嚇得阿芳只好跪下來向他們求情，答應保護費決不拖欠了。第二天，我問阿芳為甚麼不報案，她說報案最多是把紅鼻子拉去坐監牢，可是，她的性命也就保不了啦！這是實話，誰叫我們是可憐而又低賤的女子呢？

今晚我看到他們來，心裡雖然痛恨，表面上却不能不張着笑臉和他們打招呼；阿芳還得非常殷勤地陪他們喝酒哩！

十一時許，獨眼鯊約我和他們去吃宵夜，然後去大華看半夜場，我以婉辭謝絕吧。最初獨眼鯊很高興，後來我在耳旁邊悄悄叫他明天下午獨自來酒吧，我有話告訴他。他滿以為我對他有心啦，這才叫他心滿意足地走。可是，天曉得明天我有甚麼話要告訴他呢？這不過是緩兵之計嘛！

怡生今晚看見我對獨眼鯊那麼親密，也許受了很大的刺激，一連喝了三瓶啤酒，幸好阿芳姐常常去陪着他，才不致讓他發作。獨眼鯊他們走了之後，我抽空再去陪他，想不到他竟然對我冷言冷語。笑話！我不是他的太太，也不是他的奸頭，做酒吧女郎自然應該陪客人喝酒，他怎能管得着我呢？我一氣不理他，他才氣憤憤地付了酒錢走。我暗自罵他一聲自作多情，活該！老實說，這不是我們做酒吧女郎的寡情薄義，我們要靠實際應酬，應付得八面玲瓏來謀生，怎能叫我們單獨對一個客人真情實愛呢？

十二時，酒吧的營業時間限制已屆，阿芳陪紅鼻子他們先走，露西亞的「男朋友」也在門口等着她去過甜蜜的生活，阿德在收拾酒杯清理賬目，酒客也已經紛紛離開。我等三個喝得相當多的「醉貓」踉踉蹌蹌地走了之後，也才拖着疲憊不堪的沉重脚步走回家去。

一九五七年，五，十六。

出海



· 新升郭 ·

太陽斜照着海面，發出閃閃金光。我們五個小伙子坐在電船中，在紅土坎的港內行駛着，並不覺得悶熱。想起上午由班台出發，一路舟車勞頓，現在，邦略島已遙遙在望，大家都從困倦中清醒過來了。

忽然，電船來了幾個不大不小的顛簸。老張奇怪地向前一看，隨即大聲地叫起來：「啊！到了，到了，邦略島到了。」我們都立刻站了起來，視線飄過船頭，射到一個海島上面。啊！果然好一座巍峨的大山，像巨鯨浮在海面上。

「嘎！請諸位站穩一點，船要靠岸了。」真的，我們只顧欣賞邦略島的浮脚「魚寮」，倒忘了船將靠岸。

我們上了岸，依照老楊在電話中指示的路線，很容易地找到他的家，這時正是四點鐘。

「喂！你們來了。」老楊早就站在他家門口，等待我們到來。他和我們略事寒暄，便把話題轉入正文：「這裡的漁民在下午六點鐘就要出海，你們趕快準備一切，別就誤了！」

我們趕着沖好涼，老楊便來催吃晚飯了。這頓晚飯真特別，滿桌都是煎的炒的蒸的甘望魚。桌子中央，還放了一個生着火炭的「煨爐」，上面是一鍋滾熱的清湯，把那切好的鮮甘望魚肉去燙熟了吃，其味最是鮮美。原來這是楊老伯特地為我們預備的佳餚呢！

剛吃過晚飯，一個漁民來喚老楊和我們出海

了。在夕陽下的邦略島，又是一番景色，美麗極了。我們坐的漁船，是在它的淡影下向北行駛着。它的背朝向馬六甲海峽，有左右兩個水溝，左邊的水溝叫北腔，右邊的叫南腔。但不論漁船是從北腔或南腔出海，結果大家總是會駛到島背的大海中的。

我們一行六個人，坐在船棚上說笑談天。老李興緻一來，倒吹起口琴來了，老張老陸陪着唱歌，一時熱鬧極了。

船棚兩旁，有兩個紅綠燈的木箱子。較後靠左邊，尚有一間鴿籠似的房子，長約七呎，寬二呎，高度却不過三尺許。老楊告訴我們說：「這是『航公』的特別休息處，別人輕易不能睡在裡面的。做『航公』的人都是從小就出海捕魚，積了幾十年的經驗。嗚！你們看，那船桅上坐着看『日頭魚』的就是『航公』了。」

我們不約而同地向上看一看。呀！真的，在那高可廿呎的船桅上，正坐着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老漁夫。他身穿染了褐色樹汁的長袖衣褲，安祥地高坐在船桅的木板架上，很注意地四週觀望着太陽未下山時可能捕到的「日頭魚」呢！我再低頭看看下面，只見船艙面放着兩隻長可廿呎的小漁船，各裝載着一堆漁網。老楊告訴我說：「那兩堆漁網是同一件而分放在兩船中的。」

小漁船及船艙面上，散散落落地坐着或躺着三十多個黝黑粗壯的漁民。他們有的在抽着爪哇

烟，有的在釣着魚，有的在借着夕陽的餘輝閱看報紙。可是，他們之間極少交談，偶而有一兩句互相提示或徵詢的說話，倒像一兩顆難得見到的慧星，閃閃地劃過深夜的長空。這時，除了「摩多」所發出的聲響之外，老李、老張、老陸們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吹口琴和歌唱，邦略海快要入睡了。

偶然回頭一望，我發現到浮脚的「魚寮」已離得很遠，漁船駛到叻督公島了。

「喂！老郭，你看，這是什麼動物？」老陸大驚小怪地叫着。

黃昏似乎受了夜的誘惑，漸漸地投入了她的懷抱裏。在朦朧的海面上，照着老陸所指示的方向，我也看到一堆黑黑的東西在浮沉着。牠們有些像小牛，但沒有角。我本來眼睛有點近視，爲了要確定所看到的東西究竟像什麼，我便輕輕地問老楊：「牠們是什麼東西呢？」

「牠們本來很像陸地上的豬，但漁民爲了避忌，便叫牠們做海馬。方才發現有幾群甘望魚，因爲有了海馬，漁民怕漁網遭殃，所以寧願不下網。」接着，老楊又小聲地告訴我們許多沒聽見過的事情。他說：在邦略島上，男的多數是出海捕魚；女人及小孩一有閒暇，而恰好遇着各公司的漁船「升旗」滿載而歸的時候，她們便去漁寮裡「撿」魚肚。所謂「撿」魚肚，就是用右手的食指，從甘望魚的嘴巴塞進，去把魚肚一股腦兒挖出來。挖出來的魚肚，等待公司裡的負責人用「土油珍」來量，以定工酬。通常一土油珍的魚肚，工價是塊多錢。這數目雖說不薄，但「撿」者的食指，因給魚刺刺傷，又被海水一鹹，自然是吃不消。他還提到：漁民很迷信，出海時先要拜神。女人不能到漁船上去。男人也要赤着腳，才准走上漁船。此外，漁民吃魚從來不肯翻面，只是吃了一面魚肉後，用筷子按着魚頭，把魚骨「挑」去，再吃另一面。據說，吃魚翻面是翻船的象徵，也難怪漁民避忌了。

「噢？船行的速度爲甚麼慢下來了？」正當大家在聽得出神時，老張忽然這樣問。

「大約是『航公』又看到了魚！」老楊這樣回答。

這時候，黑暗的船面上，一個漁民對老楊說：「阿峇，你請你的朋友們坐穩抓穩，舢舨要下海了。」

於是，老楊便吩咐我們抱緊船桅和一些釘在船上的木板。

嘩！

「哎呀，差點跌下去……」老陸怪叫了起來。

「哼！」老楊把他「哼」住了。

原來正當漁船慢行之際，船身忽地來了一個四十五度的大傾斜，只聽得「嘩」的一聲響，方才船艙上的兩隻小漁船，已戴着漁民下了海。他們一到水面，如飛的向船後飄射過去，一瞬間，離大船已五十多碼了。我非常佩服這些漁民的身手矯捷，他們本來是合力同推着兩隻小漁船，但把小漁船推得快要接近水面的一刹那，他們却不約而同地躍上兩隻小漁船一同飄去了。就以方才的那個大傾斜來說，我們便領略到「討海」的不易爲。同時，如果方才沒有漁民的提示及老楊的吩咐，我想我們五個人，早已一同跌下海去了。

「難怪老陸大叫起來。」我心裡在說。

「怎麼樣？老楊——」老陸催促不安地問。

「老陸！你怎麼忘記漁民的禁忌呢？而且，如果剛才要是在捕魚，魚群都會給你嚇走了。」

後來老楊解釋給我們知道：當兩隻小漁船尚未下海之前，原來「航公」早已發現到遠處的海面有「一頓」甘望魚了。因此，他先叫人放下漁船後部船面那隻長可十餘呎的小船，便和一個划船的漁民看魚去了。而剛才這兩隻小漁船，却是下海去等待使用的。果然，老楊說得對。當漁船兜回一圈時，便把方才下海的兩隻小漁船拖在身邊待，命出發。

漆黑的海面上，傳來一陣陣連續的叫喊聲：「呵唔噢……來啾啾……呵唔噢……來啾啾……」

……我們正在覺得奇怪的當兒，給漁船拖着兩隻小漁船上，却有人大聲地喊着回答：「來啾啾……來啾啾……」同時，這兩隻小漁船也就解纜划去那漆黑的大圈子中。

「喂！老楊，他們現在是要去捕魚了？」老李問

「是的，方才『航公』先坐了小船，划到魚群附近，看清楚『魚頭』和『魚尾』，然後才大聲的叫喚這兩隻小漁船去下網圍捕。」

「喂！老楊，『航公』怎樣看魚呀？又什麼叫做『魚頭』和『魚尾』呢？」老李又問。

「哦！這個嗎？好，我就先講看魚。看魚對於『航公』是容易的事。但假如叫我們去，什麼也看不到。原來『航公』從孩提時便跟着大人出去『討海』，看魚的經驗當然很豐富。在漆黑的海水中，如果呈顯銀白色而底下似乎會發光，就是魚羣聚游的所在。而看魚，就是看那銀白色而發光的海水浮游的方向，決定下網的位置和方向。至於『魚頭』和『魚尾』，當然不是我們平常所說的魚頭和魚尾。剛才我所說的海水有銀白色而會發光，就是水裡魚羣的光學作用。而魚羣也像羊羣一樣，有幾羣『老腳數』帶頭。於是，那銀白而發光的海水，流在前頭的便叫做『魚頭』，流在後面的便是『魚尾』。至於漁民怎樣在這漁船所兜的大圈子中下網和捕魚，我也一齊告訴你們。」

這時，「摩多」聲是抑低了许多，大圈子裡的海面上，沒有一點兒聲音。我們不知道那三十多個漁民在那裡到底做些甚麼，於是，都全神貫注的傾聽着。

「當那『航公』看清楚『魚頭』和『魚尾』之後，在他的指示下，兩隻小漁船的船頭，便對準『魚頭』準備行動。『航公』恐魚羣受了驚游開去，因此，再仔細地確定魚羣的方向，才大叫

一聲『開網』。兩隻小漁船就立刻分開，像剪刀似地向『魚頭』鉗去。漁民一面划着船，一面放着網，不斷地向魚羣作大規模的總包圍。這期間，他們要遠離魚羣，更不可作聲，只是迅速地縮小包圍圈。因爲在圍捕的當兒，如果漁民離魚羣太近或作了聲，那麼，魚羣受了驚，不是沉底，便是轉變了方向，那就前功盡棄了。我會告訴過你們，那兩隻小漁船上的漁網是同一件的。所以，當漁民共放了成半里漁網時，魚羣大底是被包圍着。等到兩隻小漁船一合攏，那麼好了，大家便合力把沉在海中網底的大索一抽，那件大魚網便形成了一個錐底圓網，而把魚羣網在裏面了。

不過魚兒雖已圍到，但還不能開燈作聲。否則，魚兒一見到火光或聽到聲音，立刻連網都沉到海底去。那時候，怕你一百個人也拉它不住呢！」

「但如果漁民萬一作了聲，魚兒因而下沉，漁民不是連漁網也失去了？」我疑慮地說。

「這個嗎？本來是很棘手。但不要緊，漁民有的是經驗，自然有方法來挽救的。原來他們就利用甘望魚怕光的原理，想出了一個法寶來。他們把小粒的電燈泡裝在有電流的電線上，置上『開關』，一開一閉地使海底的燈泡跟着一光一暗地閃着亮光。那麼，正當魚群要下沉時，牠們忽然看見海底的閃光，就會害怕地浮起來。遇有魚羣大而沉力強時，漁民便非用三個或四個海底燈泡不可。」

「停了一下，老楊又接着說：『魚羣已被包圍住了，海底網的大索也拉緊了，漁民便通力把魚一呎一呎地拉起來。於是，魚網是越來越小了，魚兒也越來越集攏了，但手續還沒有完……』」

「喂呵！開燈呵！」遠處傳來幾聲叫喊，老楊的說話也給打斷了。

「喂！開燈啦！魚網到了，魚網到了。」人聲吵雜，「摩多」聲也吵雜起來。

忽地地面前一亮，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手裡擎着一個沾滿「烏油」的火把。他的火

把一幌，把船棚上我身邊的另一個「烏油」燈也點亮了。又是一閃光一陣熱，船棚及船艙止的大電燈也亮了。你聽！「摩多」開始狠命地推着漁船，它要把漁船推到大圈子裡三隻小船及魚羣那邊去。不一會，將要駛到魚羣時，漁船的速度減下許多，慢慢地停了下來。

「嘩！」我們五個人都輕輕地叫了一聲，遠遠看到兩隻小漁船之間的網裡，都是一條條的甘望魚。牠們在兩碼見方的魚網裡，奔奔竄竄，聲響沙沙地撞跳着，掙扎着，真像熱鍋上的螞蟻。起初，當我聽到沙沙的聲音，還以為是天下大雨了，但爲什麼沒有雨點呢？

網裡的魚兒，是那麽拚命地掙扎着，看樣子，牠們似乎想要跳出或衝破魚網；；；我真替那張低矮而又纖薄的魚網担心呢！

但漁民的行動是一致的，身手也是敏捷的。你看，十幾個漁民在小船裡拉緊魚網，其他的就跳上漁船，拿出兩個大「籐弓」來。於是，左右四個人分拉着兩個「籐弓」縛着的大索，把它丟下網內的魚堆上；另由兩個漁民在小船中伸出身子，雙手用力一按，就裝了滿「籐弓」的魚兒。跟着漁船上的人用力一拉，就拉了上來；再一摔，把魚兒倒進船艙裡去了。後來，老楊告訴我們說：「這『頓』魚還很少，只有三四十担。」

「啊！有三四四十斤的收穫，也可算得很多了。」老李說。

「那裡？大『頓』的魚，一『頓』就有兩三百担以上，那不是更可觀嗎？」

我們聽了老楊的話，都呆住了。漁民們仍在緊張的工作中着：；。忽然，眼前一黑，漁船上所有的燈光都熄滅了，仍是在黝黑的海面上巡弋着。過了不久，他們又看到一「頓」魚，化了許多時光和精力，才好容易地捕了起來。「這一網，因爲捕捉時『魚頭』轉變了方向，才捕到三分之一，大約只捉到三十多担。」老

楊從船艙那邊爬過來告訴我們，說完，他却爬下船艙後面去了。

我們看漁民捕了兩次魚，又聽了老楊的許多解釋，對於此行出海的目的，可說已經達到了。本來，我們已經疲倦得要睡覺，但船行時海風陣陣，却凍得閉不上眼睛。當我們正在打抖的時候，老楊卻又從船棚方孔中探出頭來，叫我們去吃烘熟的甘望魚。

在漁船の後艙中，我們吃着用風爐裏的火炭烘熟的甘望魚。啊！萬想不到在這黑夜的海面上，却有這麼一頓美味的好點心。所以，當老陸、老李和老洪還沒爬下來時，我和老張却已經吃了兩條烘熟的甘望魚。我們吃着吃着，每人幾乎都吃了七八條烘熟的甘望魚。這不知道是我們已經有點肚餓，或是因爲第一次在海上吃東西而覺得別緻的緣故。

夜深了，月亮才露出圓臉來，但已沒有多大影响。原來捕甘望魚最怕月亮，因爲月亮一出來，那漆黑的大海成了白茫茫一片，你怎能分別出那些是海水的反光，而那些才是甘望魚羣呢？這平靜的大海也給予我們很大方便，如果今晚是風雨交加，狂濤巨浪的話，暈船是另一件事，最緊要的，就是當漁民看到了魚群，也不敢下海去捕捉。那麼，我們豈不是白白的跟人出海一趟嗎？是的，老楊說今晚的條件够：無風無雨無大浪，月亮遲出有魚看。

今晚漁民已下了五次網，捕得一百七十多担魚，收穫已算不錯。他們怎會知道所捕魚兒的担數呢？原來他們用來「舀」魚的「籐弓」，便是一弓一担的標準，這是老楊告訴我的。

現在，借着月光，我才發現到在這數里見方的海面上，有着許多像我們所坐的漁船。這時，我們五個小伙子在茫茫的大海中，不知東西。可是，老楊却指着天邊水面上的一顆星星告訴我們：「喂！你們看，據漁民說，這顆就是『北斗星』，而那裡便是正北方。你們再看！」

在那顆星的靠右方，不是有一個小山浮在海面嗎？那裡便是邦略島！」

我跟着老楊所指示的方位看去，在淡淡的光底下，那天邊的邦略島，是那麽的遙遠，那麽的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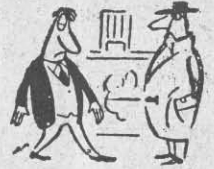
漁船的「摩多」又呱呱叫地大吵起來，我們要回邦略島了。前進，前進，漁船朝着遙遠的邦略島前進！

疲憊的漁船，足足行駛四個多鐘頭，才回到邦略島。我們上了岸，走回老楊家裡的時候，一路上看到許多婦人小孩，都坐在屋門口談天哩！老楊說：這幾天海水高潮「大流」，是捕魚的時日。所以，這些婦人小孩已是睡醒了，在等待漁船回來時好去「撿」魚肚呢！

我們回到老楊家中，已是五點鐘，一看到牀，便倒頭呼呼大睡。但我在睡夢中，彷彿仍置身大海中，還覺得漁船兒在飄動哩！



樂斯
需火火
鞋的用品



今天是五月十六日，早上天氣很明朗，我照常翻身起牀，打開店門，做我每天應做的事情。這是一間小酒店兼賣些兒童玩具，從前由於市面好，都是現銀交易，生意還算不錯。因此，老板僱用了兩個伙計，一個叫小李的負責賣玩具，我則負責賣酒。時間久了，除賬的顧客漸漸多起來，由起初的幾個人增到幾十人，少的欠幾角錢至幾塊錢，多的欠幾十元至成百元以上，合計約有千多元。這些欠的數目，在大字號是不成問題，但對這小店子的影響却很大。於是，老板在二個月前把小李解僱了，那賣玩具的工作也由我兼代。

早飯過後，由於這個時候顧客較少，我便偷閒看看小說。老板眼看資本漸漸少了，近來常常翻看暫掛簿，想把顧客欠的錢討多少回來。今天，他也不例外地坐在小櫃檯後面，臉上堆滿愁容，一面翻看暫掛簿，一面計算數目，當翻到第七頁，上面寫着：「黃良浩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卅一日結欠銀二百八十三元九角半。」下面還有很多的一九五七年元月六日欠二元三角……十五日五角……五月三日欠一元八角……」差不多佔去了大半頁。

看過一遍之後，老板忽然抬起頭來，呆呆的想了一會，然後拿起算盤把一九五七年的數目加起來，合共是八十四元三角五占，跟着在數字末端記上總共欠三百六十八元三角，同時自言自語地說：「生意真難做，單一個人就欠了三百多元，一占錢也不還，且要白受氣！」停了一停，老板又抬起頭來向我說：「阿華，以後斜對面的黃良浩來拿酒，如果沒有現錢不要給他，以前欠的錢已經三百多元了。討錢的事，由我自己下午過去問個明白。」

我點點頭，心中頓時冒起一股怒火。想起這個四十來歲身體肥胖的黃良浩，平日結集豬兄狗弟，在這附近一帶強除白賴，包庇煙賭，甚至連過往的婦女也要受其侮辱，簡直目無法紀，橫行無忌。因此，我很痛恨他，厭惡他，也自慚沒有力量來制服他。過了一會，黃良浩從對面施施然走了過來，老板看到喜出望外，便笑着向他打招呼：「黃頭家，近來生意好吧？」

賣

酒

者

「還好！」黃良浩也笑笑地回答。

「黃頭家，我想請你多隆多隆，把以前欠的抹多少還我。你看我這櫥櫃內只有幾支酒可賣了，差不多要關掉啦！嘻嘻！」老板幾乎是用哀求的口氣向他要賬。

「過去的事別提啦，其實我現在也沒有錢可還你，最好是以後慢慢再說。我也走不出吉隆坡，錢將來遲早都要還你，大可放心！」黃良浩裝成滿不在乎的樣子。

「黃頭家，只怨我店裡的本錢太少，週轉不靈，求你多少……都好……」老板再三的要求着。

「跟你講沒錢便沒錢，還囉囉甚麼？」黃良浩聽到有點不耐煩了，狠狠的瞪住老板，厲聲說。

老板沒有再說甚麼，黃良浩却又開口問道：「三星斧標拔蘭地一支多少錢？」

「十七元一支！」老板有氣無力的回答。

「不要緊，拿一支來！」

「對不起，我不能再給你。」老板有了過去的經驗，不得不首先交代清楚。

「哈哈！誰要你的賬？錢！錢！多着呢！你看！你看！」黃良浩一面用右手往褲袋裏掏出一疊約有千把元的紅鈔票給老板看，一面命令式地說：「拿一支來！」

老板看到黃良浩手上的鈔票才放心，雖然以前的欠賬沒有還，但這一次定是現錢交易，所以，便拿出一支三星斧頭標拔蘭地來；不料黃良浩接到手之後，一占也不給，只是狡猾地說：「對不起，這次還是給我記下來，以後你我慢慢再說。」

老板馬上拉住他，但黃良浩不管三七二十一，用力掙脫了手，大踏步走了，嘴裏還大聲嚷着：「你要是胆敢追來，我便給你顏色看！哼！」

這時老板已氣得說不出話，只是呆呆地望着黃良浩的背影，直到看不見了，才張嘴罵道：「天下豈有此理？拿了東西不給錢，還要逞兇！這是什麼世界呀？這是什麼世界呀？」

• 日 火 •

新村廿四小時



今天早上，天剛亮，我就被隔壁水生嫂的喊聲吵醒，爬起身來，只聽得她又發出罵聲來了：

「亞英，今朝你起來煮飯這樣遲，去到膠園，恐怕要到八點鐘了，還想到得到三塊膠嗎？」

「媽，你不要怪我，今朝我起身遲，是因為鬧鐘壞了。」

「鬧鐘昨夜都有行，怎麼會壞？明明是你要偷懶，以為遲煮飯，就可以不必出門做工了。」

「媽，你不要冤枉我了！我大到十八歲，明知家境不好，怎麼敢不幫手賺錢，去偷懶呢？你去我的牀頭看看，是不是鬧鐘真的壞了？它要壞，又有什麼辦法？一時睡過了時間，我心裏其實也很急呀！」

這時，門前已有不少人，一面談着話，一面行去柵門邊排隊了。水生嫂聽到，心裏一急，便對女兒說：

「人家都已出門了，我們的飯還沒有煲好，等得飯好食了才去，已太遲了。那鍋飯放在灶上煲，讓亞狗仔去熄火，回來才吃。我們飲一杯咖啡烏，吃幾塊餅乾，就快快出門了。」

我聽了之後，心裏不覺一酸，鼻孔中似乎有水溜了出來。當我洗了臉，出去馬路上散步不久，水生嫂母女倆已快步趕來，走在我的前頭了。望着她們的背影，我想起了窮人的生活，今早出門去割膠的人，恐怕還有很多也是枵腹的呢！

走到柵門邊，只見工人們全都排成了一字長蛇陣，等待柵門檢查了，好快快出門去工作。許多工人看着手錶上的時間，心裏很急，但是，開

門的人却仍看不見影子。先到的幾個站在最前頭，等得有點不耐煩，有一個人於是開口了：

「已經六點十分鐘了，怎麼還不來開門？」

「也許是睡過了時間，還沒有起身呢？」另一個這樣回答。

「他是吃公家的飯，辦公事的人，怎麼可以睡過時間，不準時來開門呢！」

「我今早五點半鐘就來到這裏等，想要早點出門去開工，他却遲來開門，真氣死人！」

「我們也不能怪開門的人，要怪的實在是時勢的變化。我來馬來亞二十多年，戰前做工多自由，近幾年來才這樣受苦，你們覺得是不是？」

「老兄，你說得不錯！這幾年來，出門做工要靠人開門，又要搜身檢查，不准帶咖啡，也不准帶牛奶茶，遲遲才有門出，早早就回家，賺幾分錢過日，確不容易啊！」

幾個人你說幾句，他講幾句，又度過十多分鐘，天已大亮，開門和檢查的人才來了，慢騰騰把柵門打開。這時，一個一個工人，像籠中的鳥一樣，踏出了門，便如飛一般急急趕路到膠園裏去工作了。

我散步回來，經過一塊菜園，只見一對年齡約五十歲的白髮公婆，正在鋤着泥土。他們年紀老了，不願到膠園去做工，便靠種菜過日，正利用寶貴的早晨，在涼爽的天氣下，做些生產的工作，解決生活。這兩位老人家的刻苦耐勞精神，正是中華兒女所有特質的表現，是十分值得人們欽敬的啊！

上午十時，水生嫂就回到家中來了。她是一個十分勤力做工的女人，這樣早回家，我心裏想，一定不知又有什麼事情在外面發生了。

一會兒，她和女兒亞英在小聲談論了。我躺在靠板壁的懶人椅上，沒有心思再把書看下去，靜靜地聽她們談着：

「媽，我去到園口，低下了頭，就用心割膠樹，什麼事也沒有去想它，那裏會料到碰上這樣的事情。」

「你有看清楚，那是活人還是死人？」

「我割了六十多棵樹，一轉身，才發現草叢裏有一個身穿青衣衣服的人在伏着，看不見他的頭，他的身體沒有動，不知道是死的還是活的？」

「你做什麼不看清楚些？」

「哎呀！媽，我一看到那個人影，就嚇到心神都散了，趕快閃到別條樹去走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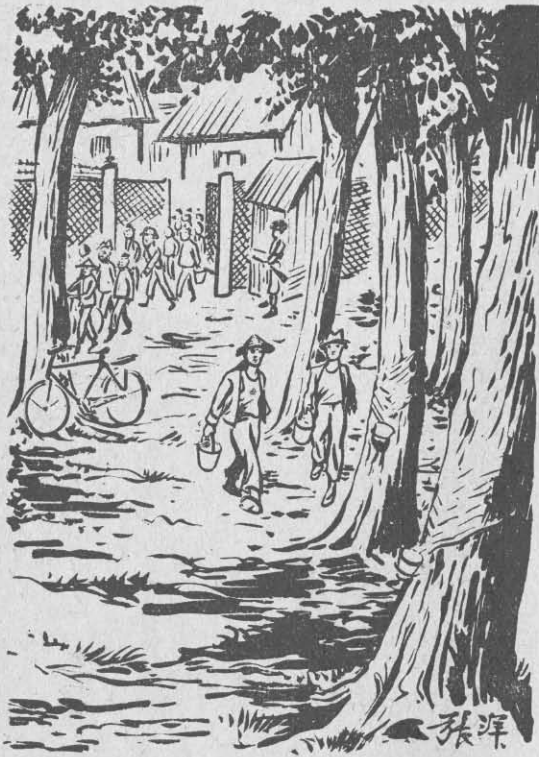
「是活的他會走開，還好；要是死的，那就使到我們不敢回去割膠了，明天只好找過行頭來割了。」

「我一看見，馬上就走開，這也是你教我的。你以前不是對我講過，在打仗的時候，我們老百姓，最怕中兩方面的槍屎嗎！」

「走開是對的，一個人要命長才食得飯多。何況，你係後生人，若碰上個活的壞人，被強迫損傷了身子，那就十分痛心了！」

「媽，割樹膠的日子，這樣難過，左也難，右也難，我想不要去割了。」

「不去割又做什麼工，才能幫助家裏解決生



活呢？」

「去學車衣，或到王梨廠去切王梨好嗎？」爲了女兒，水生嫂就這樣決定下來。到今天，我才明白，割樹膠的生活，也是不容易過的呢！」

下午將近黃昏時候，天邊的落日，帶着溫柔的紫色，染滿了整個村子，真是美麗極了。勞碌了一天的人們，全都回到新村中來，開始做家庭工作了。在家庭中，最重要的就是水。亞英挑了一担水桶，走到公共水喉前，只見挑水的人排成了長蛇陣，有的人搶先裝，有的人強霸着來裝。只聽得一個人大聲喊道：「丟那媽，皇家是你做了嗎？爲甚麼裝了一桶又一桶，一連裝了五六桶，還不讓給人家裝？」

「喂！你簡直是豬狗，那裏是人！別人食的水都還沒担一桶，你却佔據了水喉頭，裝了水又沖涼，真是豈有此理，還不快快讓開嗎？」

「不讓就不讓，你的老子喜歡，你又罵我條

「擦」嗎！」

「你這樣蠻橫，我就怕你嗎？你不再讓開，我就用拳頭對付你！」

「來呀！你有本事就放馬過來！」

亞英看着他們兩個人扭作一團，不管三七二十一，走上去裝了兩桶水就走，再也沒有心情去看他們鬥打了。

入夜之後，水喉邊的鬧聲靜了下來時，我的右隣張伯姆又開始罵女兒了：

「你這個死鬼頭，我早早叫你煮豬汁，你就躲起來玩耍，弄到現在豬還沒有沖涼，沒有豬汁食，你想該死嗎！」

「媽，我剛才在讀國語，明日要考試了，不能不讀熟它。」

「每日你都講讀書，窮人家讀書不必太過勤力，考到第一還係沒有錢讀，將來也是做工割樹膠。豬如果不好好養大來，沒有錢收入，怎好過日子？」

「媽，你怕豬養不大，也好叫哥哥幫手來養。」

「哼！養到像你哥哥這樣的兒子就沒有用了。家裏的事，不要人講也要幫忙，他却每日放下樹膠刀，磨也不用磨，食飽了，沖了涼，就去外面賭麻將，喊也喊不回家，你想像人嗎！」

「媽，你應該多勸他，我想他總有一天會改變過來的！」

「哼！我勸了他真不知有多少次了，他總不聽我的話。兒子這樣

大了，罵不痛，打不得。他自己也應該想一想，還要我日日講嗎？如果你爸爸還在的話，他就不敢這樣做了；要是他這樣做，骨都會被你爸爸打斷的！」

說到孩子的爸爸，做媽媽的心靈中，似乎是引起了無限的愁思，不說話了。

「媽，你怎麼不快樂起來？咳！你又在悲傷想哭了嗎？別想爸爸了，死已死去十多年，日本鬼子也已投降，他的仇總算報了，還難過做甚麼？」

「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起要是你爸爸還活着，我們的家就不會像今天的樣子，你的哥哥也不會沒有書讀，變成今天那樣不懂事理，不聽話了。」

「你說讀了書會明理，懂得做人，那你剛才又罵我做甚麼？媽，難道你就不喜歡我去讀書嗎？」

「你想錯了，我沒有這個意思。我是說你要做了家裏的工，才去讀書；不做工，沒有錢過日子，那裏有錢讀書呢？」

「唔，我聽得了。」

「要食飯了，你去朱八的麻將館，叫你哥哥回來食吧！」

「好，我就去！」

女兒走後，屋裏傳來了悲哀的哭泣聲，這個老女人又痛心流淚了。十多年來，爲了撫養兒女，她肩起了生活的重担，受盡了苦，到如今髮禿齒搖，仍得不到一點慰藉，也怪不得她會這樣難過了。

晚上九時，在新村裏可算是夜深了。勞動了一整天的人們，都已開始進入夢鄉。只有流螢在天空中飄忽出沒，夜虫在林中競奏悲曲，繁星一閃一閃的向大地眨着眼睛，微風陣陣輕吻着草木。至於人間的一切罪惡，都在此時暫告消失了。但我却思潮起伏，無法入睡，看情形，今夜我是失眠了！



膠工生活一頁

管絃

當天空剛露出魚肚白的時候，我們全家人已吃過早餐，背了膠袋（盛膠絲用的），提着膠桶，向着葱鬱的膠林前進。

早晨，膠林裡的蚊子最活躍，牠們成羣結隊來襲，叮得我週身發癢。太陽出來了，強光從樹葉隙縫裏透射到我的身上，豆大的汗珠一直往外冒，把衣服都濕透了。

是中午時分了，我拖着沉重的步伐鑽穿於膠林裏，把杯子裏盛着的膠汁倒進桶中，心裏在盤算着下星期的生活費如何籌措。因為今天已是星期四，賣膠的日子到了。這星期有三天下雨，一家四個人只割了四天膠，估計膠片僅有六十斤，照目前行情每担一百零五元計算，六十斤值六十三元，除了一半給園主，剩下祇有三十元而已，這點錢是不夠一星期開銷的。

正在想得出神，鄰居黃叔迎面而來，向我招呼：「今天好棍嗎？」

「還不是一樣！」我說：「你的呢？」

「還好！」我說：「因為走快了幾步，三分祇給沖去一分吧了！」

他聽了感嘆地說：「你們年青人真够活力，我老了，下雨就只好讓雨水沖光。唉！雨季太多了，生活怎麼過呀？」

我們邊走邊談，不覺已經到了膠房。當我瀟完膠汁並使凝結以後，回到家裡，瞧一瞧壁上的掛鐘，已經是十二點半了。這時，太陽高高地掛在天空，肚子裡正起着激烈的革命。沖了涼把兩碗稀粥灌下肚，頓覺精神舒暢一些。

爲了急於要趕到市場去賣膠，我來不及休息，便又草草地把膠片束好，會同黃叔等人一齊出發。一路上，大家都默默無言，祇聽得腳車輾轉在黃土路上發出的聲音。

到了市場，園主周大胖早已挺着大肚皮坐在膠店裡了。當他見到友人們的膠片都比往常減少時，又惹起他的怪脾氣了，說什麼工友們怠工啦，搗亂啦……一大堆難以入耳的瞎話。我心裡在想：你媽的臭王八，要不是我們幾十個人流血汗替你割膠賺錢，你能這樣養尊處優嗎？

結清賬，從周大胖的膠店走出來，不禁愣住了。這個月來，因爲雨太多，伙食店裏已經積欠四十多元了。現在僅僅拿到三十一元五角，如果全部還了債，下星期便沒有買茶錢，同時姊妹們上學也沒有零用。不還債嗎？又怎對得起伙食店的老闆！經過再三思慮，只好把二十元還給伙食店，留下十一元五角作買茶和姊妹們的零用。伙食店的老闆總算是個好人，他不但不追究我的欠款，而且還叫我儘量把日常所需的物品取去。他的盛意，使我心裏即時感到溫暖，覺得這世界上還是有同情窮人的人。

回到家裡，忙了一陣子雜務，天色已黑沉沉了。晚餐的時候，姊妹們又嚷着要買練習簿、買鋼筆。這些都是他們所需要的，我答應他們照買。他們溫習一陣功課，就睡去了。

晚餐過後，黃叔來到我家坐談，話題又扯到了「生活經」。他頻頻向我訴說生活過得太苦，如果膠價還是不會上昇，勢必迫成他向伙食店「走路」的。他憤恚地對我說：

「這是甚麼鬼世界？有錢的人住洋樓，喫大餐，坐汽車兜風；而我們一天做到晚，竟連一宿三餐都成問題，活下去真沒意思！」

「是的，世界上不平等的事物太多了。但我們要知道，今天的馬來亞，還有很多的勞動者，過着比我們更艱苦的生活呢！他們都能拿出勇氣活下去，我們又何必氣餒？」我安慰他說。

他猛抽了幾口「羅角」烟，對我苦笑地說：「近幾年來，時局一直不好，要不然，我早就離開這裡，到別的州府去謀出路了。」

「是的，自緊急法令宣佈以來，已使廣大地區的居民嘗了不少苦頭。今年八月，馬來亞即將宣告獨立，希望黑區都能變成白區，過着安定的生活就好了！」我一口氣向他說了以上的話。

「但願如你所說，可以自由割膠，有好日子過。」談到這裏，他便向我告辭回去了。

黃叔去後，我感到非常寂寞，拿起白天從市場上帶回來的報紙，翻開地方新聞欄，發現全馬正蔓延着流行感冒症。於是，我默默地向上蒼禱祝，保佑我們窮人日日平安！

一九五七，五，十六。

舞女淚

麗娜

今夜，我又懷着痛苦的心情上舞場去。多少日子以來，我就想着怎樣才可以不靠貨腰過活；可是，命運偏偏捉弄我這個卑賤的女人，使我與蜡板銀燈結了不解緣。

我家裏有一個患着嚴重肺病的丈夫，還有兩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三歲。不用說，我得負起全家生活的重担，這是義不容辭的。但在這人浮於事的現社會裏，像我這樣一無所長的女人，要找一份工作，又談何容易！最後，我被環境驅使去當舞女，算來已有一年零四個月了。

在舞場裡，我的枱鐘並不怎樣旺，這原因我自己最明白，爲了我沒有什麼可以吸引客人。妖媚、肉感，在我的身上找不到；打情罵俏、灌迷湯我又不習慣；我有的只是憔悴、憂鬱。試想：有那一個男人願意花錢去購買晦氣呢？

每夜打了烺，當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裡時，有病的丈夫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在等着我。可憐我每次都照樣要裝出笑臉來安慰丈夫，照料孩子。我的孩子年紀都小，不會了解做媽媽的心情；但我的丈夫却不同了，他有時傷心，有時難堪，有時還會掩飾不住的露出嫉妬。唉！我這樣委屈了自己，却得不到丈夫的同情，也並不能使孩子幸福，活着又有甚麼意義呢？

比如說今夜吧：當我準備上舞場去，坐在殘舊的梳粧檯前開始打扮時，我的丈夫正蜷縮在床角裡，沉默地看着我擦粉、畫眉、塗唇膏，忽又用手蒙起臉孔，忍不住要哭了。這一切我看在眼里，我知道他很痛苦，但我又何嘗不一樣難受。我只好臨出門的一

瞬，歎仄地走近他的身邊，輕輕地拍着他的肩頭說：

「你早點休息吧，我的時候到了！」
但我的丈夫仍舊保持沉默，好久才把蒙住臉孔的手放了下來，向我作無可奈何的一揮：

「你去吧！去吧！」
在這一瞬，我的眼淚幾乎奪眶而出，但我不願意在丈夫面前這麼做，竭力忍住，大步跨出房門。正當我快要離開他的時候，他却在我的背後吼了起來：

「你給我回來！」
我像一個被牽着線的木偶，不得不回到他的身邊。他的感情氾濫起來了，死勁的擁着我，像雨點一般的吻着我，似乎馬上會失掉我一樣。終於，他又把我一推，伏在床上放聲大哭。……

這樣的事，其實已經不是今夜始了，幾乎每隔三、五天就要重演一次。但也許是今夜丈夫感情氾濫的程度比平常來得厲害一點，使得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而且覺得眼前的暗影越來越濃了。

我緩緩地在路上走着，心湖裡的漣漪漾起了一層又一層：傷感的、瘦骨嶙峋的丈夫，飢啼着在喚叫媽媽的孩子，輕薄而又

粗暴的舞客，同病相憐的同行姊妹……這些人物交替的在腦海裡旋轉。

最後，我想起了一個比較親近的同行姊妹的話：

「幹到我們這一行還有什麼話好說呀，難道三貞九烈，將來會有人給我們起個牌坊嗎？倒不如好歹找幾個錢，謀個退步；要不然，整天在火山上坐冷板凳，坐到四、五十歲，那才活現世啦……」

我的心亂極了。一個人陷於絕望、困惑的深淵時，是常常會以突變的姿態，來向外面衝擊的。現在，我就是這樣的了。

「那還不是爲了丈夫，爲了孩子？」我反覆地質問着自己，咬着牙承認那位姊妹說的話。

於是，我加緊了脚步，走向舞場。



小

伙

計

的

一

日

淳夫

「天大亮啦，還不起身開門！」這命令式的呼喚，就像電房場裏的大喉嚨，把睡夢中的我叫醒。我伸了一個懶腰，鼻子便首先呼吸到一陣蝦糠和臭魚的氣味，這一切都習慣了，並沒有引起我的惡心。

說是天大亮，其實四周還是暗沉沉的。我摸索着穿過狹窄的走廊，還可聽見老板娘的鼻鼾聲，和她的寶貝兒子的夢囈。

胡亂地盥洗過後，我抬頭望望天空，一輪殘月，數點稀星，冷冷地照着酣睡的大地。遠遠有鷄啼聲，還夾雜着野犬的叫吠。

走到店舖前面，便見老板正在忙着開門。

「快點開那邊的門啦，別人已經做了很久的生意了！」老板見了我大聲地喊着。

我沒有答話，只是動手去做，但我看到老板在不斷搖頭。

× × ×

今天顯得有點奇特，往日顧客們所買的，不外是柴米油鹽和一些菜；可是今天却不同，顧客一進門，首先買的是觀音衣和香燭，而且人數也比平常多。

老板娘忙着拿觀音衣和香燭，我忙着賣雜貨，而老板却笑逐顏開地坐着算價，這小商店只有三個人在工作。

「怎麼？觀音衣一套要二角錢，前幾天我買的還是一角。」一位女顧客在嚷着。

「有甚麼法子，時價漲落不定啊！」老板擺出大道理來了。

「不要計較這些，二角錢一套也不貴，祇要

觀音娘娘保佑我們身體平安就好囉！」另一位女顧客也插嘴說。

「老板娘，觀音娘娘降乩的單，除了要九套觀音之外，還要些什麼？」一位女顧客踏出門，便高聲問。

「唔！還要香燭和三塊柚葉，一碗清水。」老板娘背公式地說。

我感到奇怪，向一位購買這一類「神品」的顧客探問之下，方才明白。

原來昨天大樹腳的觀音娘娘降乩，指出不久便有人瘟降臨，要死很多人。她因慈悲為懷，所以，特地下凡通知善男信女們，并且開了一張單，說憑着這張單去辦，便可以避免這場大劫。

× × ×

忙了一上午，肚子已在大暴動。幸而這時吃午餐的時間已到，所謂吃午餐的時間，也就是老板的寶貝兒子放學的時間，不然真的要倒台了。

因為早餐祇是一杯咖啡烏，所以，現在吃起飯特別起勁。席上的空氣似乎很融和，每個人都為塞肚子要緊。不過有點令人討厭的是，老板却在發表生意經的偉論，談的也不外是找機會呀，看風轉頭呀等等。假如不是我手上捧着碗，拿着筷的話，準會聽得昏昏睡去。

× × ×

午飯後是我唯一有空的時候，翻開當天的報紙來看，最使人觸目的是：新加坡各民族學校，都因流行性感冒的猖獗，而全部停課了。還有，流行性感冒已經在聯邦境內大肆傳播，而又沒有

特效藥：：這些新聞真令人望而生畏，無怪一般人都談症變色呢！

× × ×

中午天氣非常炎熱，到了下午驟變，刮起大風，吹得街上黃塵滾滾，一會竟下起大雨來。我趕快收拾店子，但有一些擺在門外的東西，還是被雨水淋濕了不少。老板竟口出怨言，說我手脚笨，不肯賣力。我只得低頭受責，還能說些什麼呢？

× × ×

晚上，身體感到有些兒不舒服，腦子異常沉重，險部發熱，手足冰冷，連忙吞服二粒亞士北羅（ASPRO），倒在床上。心想：大概不是流行性感冒吧！



孫洋

一個排字女工

今天，我開始學習揀字了，這在我是件很高興的事。

這兩個月來，我在排字房裏的工作，天天都是那刻板的散版啦，退標題字啦，認字盆啦……簡直把人煩死了！所以，我天天都在渴望着有這麼一天，能和各位姊妹一樣，手裏拿着原稿紙，一時從這裏走到那裏，一時又從那裏走到這裏，一刻也不歇息的揀着字。我雖知道揀字會比散版，退標題字來得吃力，但却可以借此機會，多閱讀一些作家的文章，以彌補我不能進學校讀書的缺憾，那正是我夢寐以求的。

我怯生生的從工頭手裡接過一篇稿——不，那不算是稿，那是從別地方剪下來的舊報紙，題目是「××姐自記」。起先，我還以為那是篇記述日常工作文章，但當我逐字揀下去後，却愈看愈不對勁了。這是一個梳辮女在王府打工的故事，不過偏重於腐蝕的一面，並且還把如何發現大小姐和人偷情的秘密，描寫得很是有聲有色。當時，我愈揀愈生氣，恨不能把它撕了扔進廢紙簍裡。可是回心一想：這時我是替老板做工，可不能使性的呀！

說實話，我這時真是窘極了，只覺得臉頰一陣熱似一陣，甚至連汗毛也一根根的豎立起來。我不敢抬起頭來，因為怕其他姊妹發見我的不安，會笑話我，說我假正經哩！

又揀了一會，我實在再也忍不住了，於是走近芸姐身邊，輕輕地說：

「芸姐，這篇文章寫得肉麻死了，我們掉換來揀吧！」

「我這篇還不是一樣，換了也沒用，還是忍耐一點吧！」芸姐安慰我說。

「我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印這些黃色的東西，賣給人看！」
「妳真糊塗，像這些小報，如不刊登黃色小說，又有誰要買來看呢？」芸姐說到這裏，頓了頓，然後才傷感地說：「唉！說來真慚愧，我們爲了吃飯，竟做了色情販子的幫手。」
「芸姐，難道我們就一點沒有對付的辦法嗎？」我憤怒地嚷起來，在旁的幾位姐妹都楞住了。

「噓！小聲點，別給工頭聽見了要『炒油魚』。」芸姐用手肘撞了我，然後抬起頭向左右掃了一掃，說：「以後說這些話可要當心點，給那些編輯老爺或老板聽了，可不是玩的。」

芸姐說着，就拉我到一個角落裡，低聲告訴我：「如果以後遇見這種稿子，就胡亂的揀，錯多少也沒關係；即便校對把揀錯的看出來，改版的姊妹也會故意以相似的字去改。這樣，等報紙印出來後，往往是別字連篇，讀起來就笑話百出，好此道者再也不要看了。」

當時，我聽了芸姐這麼說，心裏非常痛快，便馬上依計行事，進行我的消極反抗。

費了三個多鐘頭，終於把那篇一千來字的剪報揀完，才鬆了一口氣。不過，我感到像我這種揀字速度實在太慢了，與芸姐或春花姐比起来，簡直笑煞人！她們現在的速度，每小時最少也能揀上七百個字。但我並不灰心，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的嘗試，如果以後繼續下去，一定會比今天快些。

打完了初稿，我便又開始揀第二篇稿——也是一篇剪下來的舊報紙——這篇寫得比「××姐自記」來得含蓄一點，沒有那樣多下流的句子，我也不再害臊得紅臉了。

約莫過了一個鐘頭，樓梯上蹬蹬地響了，隨着一個胖個子的編輯老爺慢騰騰地走了下來，他把一篇小稿交給改版的寶妮姐，嬉皮笑臉的說：

「妳們揀得很好，沒甚麼大錯，下次我一定請妳們去吃雞飯。」那時工頭剛好去了車房，沒有人要和他搭訕，他也知趣，蹬蹬的又上樓去了。

「鬼才希罕你請吃雞飯！」寶妮姐翹着小嘴，恨恨地說。然而，過了五分鐘，她却像發現了什麼奇蹟似地嚷起來：「嘿！這隻大笨豬，還說揀得很好要請我們吃雞飯。妳們來看：這裡面多少錯字，他們都看不出來，真是大飯桶！」

於是，我們都不約而同的圍上去看。

「啊！就是這篇。」我看了不禁失聲叫起來，原來那正是我揀的「××姐自記」。

校對瑣記

老岳

「唧唧！」一聲尖銳的汽車喇叭，驚醒了我的好夢。睜眼一看，天已經大亮了，想到今天有一大堆稿件要校對，便連忙滾下床來，胡亂抹一個臉，拿起公事夾上工去也。

匆匆趕到編輯部，爲了節省時間，連早餐也不得安安穩穩的坐着吃，拿着兩大片麵包，一邊走一邊大嚼，擠巴士到印刷廠去。

我到校對這碗飯才三四個月，雖說有了點門徑，但要說「畢了業」還嫌太早。被我校對過的稿子，排字工友改了上來，連我自己也還找得出「打」以上的錯處。有的還可說是無傷大雅，馬虎點也算過得去；有的却連我自己也覺得真是一「該死」，怎麼會如此「瞎了眼」？如果在老編和小編的顯微鏡下一照，錯誤更是層出不窮，有時使我羞得無地容身。本來如果要我自己寫，大概不會弄出那麼多奇形怪狀的別字；可是當我在睜大眼睛去找尋小稿的錯字時，結果竟「視而不見」。如不是親身經歷過，實在難以相信。

今天的小稿花樣真多，有名家的大著，有小學生的習作，有洋洋洒洒的論文，有哀哀怨怨的小說……我最喜歡校對的是轉載稿，其次便是所謂名家的稿子。理由倒不是因爲這類文章滿好，却是老編通常筆下留情，刪改的地方不多，文字不凌亂，排字工友的誤排自然較少。這就省去我許多的時間和精力，校對起來非常爽快。所以，我今天一見有幾篇這類的稿子，便立刻向它們「開刀」。那幾位常投稿本報的大作家的稿子，不用看署名，我就可以知道是誰寫的了。這是南宮搏的，那是易君左的，還有皇甫光的、鍾劍雄的……他們的作品大都是獨當一「版」，很少碰頭，原因大概是所謂「天無二日」吧！

「篤篤篤！」當我校對到第三篇稿子的時候，樓梯上响起了有節奏的脚步聲，不用抬頭我就

知道是老楊來了。他就是我所謂的「小編」，其實他不算「小」了，已做了兩位小寶貝的父親。他看了看我校過的幾篇稿子，便挺和氣地對我說：「你怎麼東看一版，西看一版？要一版一版的看，才好排版啦！」

「對對對！」我連忙陪着笑臉，因爲我那懶的理由，當然不好向他吐露，於是趕緊把校好的稿子送下排字房去。

天哪！又有兩篇稿子在等得不耐煩了。看情形，今天非忙得透不過氣來不行。

現在校對的都是無名作家的稿子，內容都可取處，只是表現技術不很高明。這是最頭痛的稿子，因爲這裏刪改了一句，又那裏刪改了兩個字……從這邊要跳到那邊，再跳一跳，有時前後都刪掉了，中間留着一兩行。每逢這類稿子，排字工友的錯誤和遺漏便層出不窮，而我的校後錯也可說層出不窮，我還有理由埋怨工友們嗎？

「你看這裏，自己排成『自己』，國畫錯爲『國畫』，天人共憤變做『夫人共憤』……怎麼你都沒有看見？小心點啦！」老楊說。

事實擺在眼前，我只有俯首認罪。

老楊叫我到電版店去拿電版，我便披衣下樓。原來樓上地方狹窄，又不通風，熱得人發昏章第十一。所以，每次上樓工作，我總把外衣脫去。早上還好，中午就是剝得光光的，也得汗流浹背，這又是無可奈何的事。

從電版店回來，又坐下埋頭校對。通常老楊在時，每校好一篇，便由我送到排字房去。這道樓梯，一天不知道要被我的腳踏過多少次，上上下下，下下上上，即使閉着眼睛，也可以不用嚮導。

今天，排字房的「頭手」老吳，似乎比往日高興些，見到我竟開起玩笑來了：

「恩！幾天不見了，我真想念你呀！」原來

老吳竟是一位「多產作家」，聽說子女有一打左右，這是我聽他自己說過的。一個人子女多了，爲着生活奔波，終日辛苦，難免有時會喜怒無常。當他不高興的時候，他便會拿我做「出氣筒」，叫我胖子，喊我滾開些，不要站在排字房裡碍手碍脚，其實他也未嘗不知道我是有事才到排字房。幸虧我是個「忍辱負重」的人——這是我的長處，也是我的短處——知道他是語出無心，也就笑笑便算了。

「喂！胖子，你爲甚麼這樣胖？來來，我請你喝茶，你要甚麼？咖啡？牛奶？阿華田？」老吳不知是真心或是假意。

「不敢當，不敢當，我不請你喝茶已經不好意思了。」我說。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看見你比看見最美麗的女子更高興。真的，我請你喝茶，不要客氣！」老吳裝腔作勢地。

「謝謝！謝謝！只要你少叫我幾聲胖子，不要喊我快些滾，那我已经感激不盡了。」

「嘻嘻！」「哈哈！」「嚇嚇！」排字房裡的工友都笑了。

「哇！十二點半了，這麼快？」我心裡暗暗着急，只得盡量「加油」。一點鐘，兩點鐘又過去了，肚子裡已經在起革命，只好用糧食去鎮壓一下。

填飽了肚子，我又繼續我的校對工作。

「哇！那還了得？這篇稿子怎麼盡是黑洞，怎會這麼多字同時短少？老楊，你看！」我不禁脫口叫了出來。

「大概是鑄字機有了毛病吧！」老楊看了一

眼，答道。

糟糕！校對這種稿子比抄書還難，兩隻眼睛，一隻要看着原稿，一隻要看着小稿，時時要萬分留神，不然立刻會出毛病。而且錯字和缺字太多時，需要把稿剪開成好幾份，貼在另外一張白紙上，才有足夠的空位去改正和填補。這一篇稿

不過二千字，却剪成了八九份，才算校完了它。
八點鐘的星洲，已完全進入了黑夜的勢力範圍。這時的我正踏上歸途，做了一天的工作，有點感到海闊天空的輕鬆。上了巴士，又下了巴士，慢步走向編輯部，小丁對着我笑道：
「今天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喜事或艷遇嗎？」他特別把「艷遇」兩字提高了聲調。
「整天都在排字房，有什麼艷遇？」我大惑不解地。

「今天是『馬來亞一日』，你忘了嗎？」
「我在馬來亞生活，每天都是馬來亞日，有什麼忘記不忘記？」
「我說的是『蕉風』徵文呀，你沒有看到過徵文啓事嗎？」
「哦！看是看過了，只是像我這樣天天和尙『打坐』的人，簡直是無事可記。我早已決定放棄參加競賽了，而且我的文筆也見不得人。」
「怕什麼，徵文的啓事說得好，不求文字工

拙，只要真實、生動便可。不是嗎？」小丁鼓勵我道。
我沒有回答，心中暗暗盤算：「真實」倒不難，担保可以百分之百的真實；「生動」呢？卻沒有把握。橫豎「自古成功在嘗試」，寫不寫在我，取捨與否權在老編，且拉雜作一篇日記，寄去碰碰運氣吧！
於是，我在燈下伏案疾書，直到深夜兩點鐘才完成，倒頭睡去。

是日也

·員職小·

是日也，舊的女工走了，新的人選還在物色之中。在真空時期，太太就得得以內閣總理之尊，暫行兼代勞工部務。我雖早起就去公司，要到傍晚才回家，不能看到太太的全部勞動經過；但我可以想像得到，家裡一切粗細的工作，都須她親自動手，那是够辛苦。

上下午整個工作時間，我都非常非常掛念着家，却又抽不開身。直到下班時候，趕回家去，太太正在忙着弄飯菜。我很想去幫帮手，但遭她有禮貌的拒絕了，使我與兩個孩子同樣閒得慌。

後來食過晚飯，終於被我想到了一件工作，就是我家的花磚地面，以前女工的洗抹，老是做幾下手勢就完事，我想趁這機會澈底打掃一番，也好在太太面前一顯身手。

於是，我從沖涼房提了一桶水到客廳。老大很聰明，立刻體會到我的動機，不等吩咐，就到工人房取了拖帚來。老二見了這個情形，也自動幫忙推沙發，移茶几，很有經驗一樣。太太這時正在後房熨衣服，看到我們父子三人如此熱心，也祇好報以苦笑。

我家的小花貓很頑皮，牠老是追着我的拖帚，去捉捕那些一張一合的布條。孩子們倒覺得很有趣，拍着手打哈哈。我却累得有點進退失據。有幾次，我高舉拖帚向牠身邊撲去，原意不想打牠，只要將牠嚇退。但牠很是狡猾，看到拖帚高舉，就溜到沙發下面去了；放下拖帚時，牠又一躍上前。幾個回合之後，驚動了太太，將牠叫到後房去，我們的工作

才順利進行。

抹完客廳，接連着抹前房，抹後房，整整花了一小時。我們的工作剛結束，太太也沖完了涼。她首先走進後房——孩子的防地，就發出了不大自然的笑聲。原來是孩子們過於熱心，將經常擺在地上或掉在地上的玩具書籍等等，都移到了床上。這使得洗抹固然方便得多，但却增加了太太辦理善後的麻煩。不過她並沒有責備誰，這是她的偉大之處。

等到我從沖涼房洗身出來，走進客廳，正想對自己的勞績認真欣賞一番時，太太却坐在沙發上望着我發笑。我以為是太太對我的嘉獎，或是表示慰勞之意，不免有點飄飄然起來。但說時遲，那時快，想不到太太却又斂住了笑容，用手向對面的長沙發一指；我也只好跟着她的手指望去。正是，不望猶可，一望之下，不由驚心動魄。噢！那淺紅的沙發上，爲甚麼多了那末多的灰色污水點？

「你們賢父子抹地，竟抹到長沙發上去了！」
太太的話幽默而近於刻薄，我窘極了！

根據那長沙發上大大小小的灰色污水點，回溯着當時抹地的情形，好容易才想出一個道理。原來，我舉起拖帚嚇小花貓時，那布條上的積水，就飛上了長沙發。這時的我，望着這些斑斑點點，真是哭既不得，笑也不得。

「爲今之計，你明天最好請半天假，托朋友幫忙找個女工來打理吧！」太太這樣提醒我。

「唔！」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一九五七，五，十六夜記

一陣啊亮的鬧鐘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便一骨碌跳下床來。梳洗完畢以後，照例就走到靠近窗戶處，一看日曆，今天是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不禁使我呆了片刻。因為，下個月的今天——十六日——將是我的十七歲生日。從小到大十七年，我學了一些什麼呢？答案是「一無所成」，怎不感到慚愧！

喫過早飯，媽媽叫我到太平去跑一趟，買些日用品回來。

八點半的時候，我已經到達太平了。先到幾間經常光顧的商店，買了所要買的東西，就去「巴利」買茶。今天的「巴利」顯得很熱鬧，許多人都是來買紅蘿蔔的。因為，那可怕的「流行性感冒」，已經侵襲到太平來了；紅蘿蔔既然可以用來醫治此病，那成爲熱門貨自不必說。所以，我去到「巴利」的時候，茶攤上早已沒有紅蘿蔔這東西存在了（固然我去的時候已是不早了）。

買好了一切必需的東西，已經十點多了。時間不容我再耽擱，其實也沒有什麼值得我就擱的事，有之，就是跑去看電影。然而，那天所映的片子，却不合我的胃口，於是我就踏上歸途了。

回到家裏，剛好十一點正，只聽得附近那催膠工們收膠的鼓也打起來了。沉悶的鼓聲，加上鬱熱的天氣，更使人覺得昏沉欲睡。幸好這時報紙派來了，我便將注意力放到新聞版和副刊去了。

下午一點半，剛剛喫過午飯，「老朋友」大肚黃仁兄到來，他一進門就問我：「建林，今天有沒有報紙來？」我忙不迭的說：「有！」

黃君每次來找報紙，就是對馬票或千字萬字票。這次也不例外，一拿起報紙，便立刻翻開刊載賽馬消息的那一條，全神貫注在那些揭曉的號碼上，希望在頭二三獎的最後幾個字裏，有一條和他下注的號碼一樣，那麼，他便可在短短的時間裏，獲得許多紅紅綠綠的老虎紙，做他三年八個月富翁矣！

我躺在帆布靠椅上，「欣賞」他在對彩票的表情。只見他看了一遍以後，眉頭一皺，呆站在那裏出神。我知道他這次一定是「完蛋」了，便帶着開玩笑的口吻對他說：「老黃！怎樣了？是不是這次真的中了一千八百，今晚要你做東道請看戲了！」

他聽到我這樣一說，忽的跳起來，大聲說：「建林！你看我倒霉不倒霉，我買的號碼是九四五〇，而開的却是九〇四五，真是祖宗不靈。」說

罷不住搖頭嘆息。

我看他好像一個受了很大委曲的孩子，眼圈紅了起來，眼淚大有將「奪眶而出」之勢。他的這個可憐相，並沒有引起我的同情，倒使我想起他平日的威風來：在我們這一帶，他是鼎鼎大名的「賭博士」，對各種賭博，許多人心得了「紅公猜」，更是他的拿手好戲。由於他的「知識」很了不起，偶而有一次，一個婦女因受過他的「指點」而中了，大家都說他猜得準，以後向他請教的人更多。

這時黃君說：「如果這開彩的號碼和我買的差了一千八百里，那還心甘意願；現在字完全中了，但却中不到錢，怎叫我不痛心。」我趁這機會勸他說：「我早就告訴你了，輸的已經輸去，不必再想要翻本，從此不買它，不是一了百了嗎！」

本來，這種話我向他講過許多次了，而差不多每次說出來，他就提出理由反對。這次看他那失望的神態，覺得趁這時老調重彈一下，說不定能收到相當效力。

一頁流水賬

王建林

果然，這時他聽了我的話，不但未加以反駁，相反地，他說：「好吧！我從今天起決不再玩這鬼東西了。」

當下我又說：「只怕你口裏說不再賭，等到「紅公猜」送出門，你又免不了技癢。」他正色說：「這次不是開玩笑，如果下次你看到我再賭的話，你可以吐口水在我面上，我這人說得到也做得到的。」

不一會，他就告辭離去，我目送他的背影，覺得做了一件善事。下午四點多，跑到離我家不遠的鑛湖，坐在鐵船的出水槽上，看着那些「業餘漁人」，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捕魚，別有一番風味。

天色漸漸暗下來，捕魚的人紛紛散去，我也回家吃晚飯。在新村裏，沒有消磨時間的去處，我便拉了鄰近的一個朋友李君來我家，下馬來棋玩。但只玩了三盤，李君因爲明天要割膠，很早就走了。這時我也覺得有點疲倦，便倒向床上睡去。那知睡得沒有多久，竟被隔壁那個印度老兄的叫罵聲所驚醒。我爬下床跑出去看，原來是他喝了過多的椰花酒，發起酒瘋來了。一直鬧到十一點多，他才安靜下來。

一場活劇過去了，四周又回復了先前的沉寂。但我剛才的一股睡意已消失了，就在書架上拿起一本書，點起燈來看，直到眼睛睜不開來，煩擾的一日也就過去了。

編輯的牢騷

·夏炎·

皇天在上，從今天（公元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蕉風」舉辦「馬來亞一日」徵文之期開始，「編者」這頂紗帽非下決心甩掉不可！俗語說：「幹一行，怨一行。」真的，這一行不是人幹的。

六年前，當我還在做「投稿者」（自稱「作者」，當之甚愧）的時候，我是多麼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做「編者」，握一握「生殺予奪」的大權啊！那時候，我的靈感最多，自認為過得去的作品也出產了不少，但寄到報館或雜誌社去，却被那些編者先生原封不動地一篇一篇退了回來。於是，我像所有的投稿者一樣，大罵這些編者全都是瞎了眼睛。

其實呢，真的當我做了編者，而且一口氣做了六年多，我才知道做編者的苦衷，比投稿的人不知大多少倍！

第一，先來講講「讀者」，假如一份刊物沒有讀者，或者讀者甚少，再好的編者也會提不起勁兒來——這正如製好貨品而沒有主顧一樣。所以，做編者的什麼人都可以得罪，唯一不能得罪的是讀者。但讀者是一個群體，各色人等俱全；而他們出自熱情的要求和批評，簡直多得不可分類。你顧了這，就不能顧了那；厚了此，就薄了彼。單以讀者的來信說，你就得花上不少腦筋和時間去處理它。不論他的批評多麼無理與滑稽，你也得裝成誠懇懇地連聲：「很好，很好！是的，是的！」

第二，來講講「作者」。

不論是什麼刊物，「篇幅限制」永遠是編者最頭痛的事情。作者們辛辛苦苦寫來的稿子，絕

不可能全部刊登——假如你真的全部刊登，讀者的詬罵馬上就隨着來了——而且，一篇文章，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你認為不好的稿子，可能在別人看來則是佳作，所以，遺珠在所難免。不過，被「遺」的作者就不同了，他們說不定會罵上一輩子哩！

每一種刊物，大致都事先有個編輯方針。偏你需要的文章，連一篇也沒有；不需要的却堆積如小丘——沒辦法，只有狠着心全把這些嘔心血的大作倒在紙簍。而需要的文章，你得有「三顧茅廬」的精神，三番四次去請人寫稿。

但人都有這個毛病：你越請他，他越要拉架子不肯寫。依我的經驗，最難拉的稿子，一種是大學教授的，一種是中學教師的，一種是有專長，但輕視雜誌報章的重要性，不肯輕易動筆。不過，他們寫起來時，多數謹都慎從事，不馬虎塞責。中學教師恰相反，自覺文章寫得不好，不肯輕易「獻醜」。其實，他們的文，尤其是談青年問題，都頗有份量。假如你約了很愛好寫作的人們來個專題，十之八九，他們的文又不可能用。

十個作者中有九個人，不願編者刪改他們的文。有的人老實不客氣地在稿前註明：「請勿刪改」，表示他的文章一個字也不許動。寫文章和生孩子一樣，絕對是「自己的好」，因為他本人已經付出了不少的感情。但在第三者看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對這種文章沒辦法可想，只好冒着挨罵的勇氣退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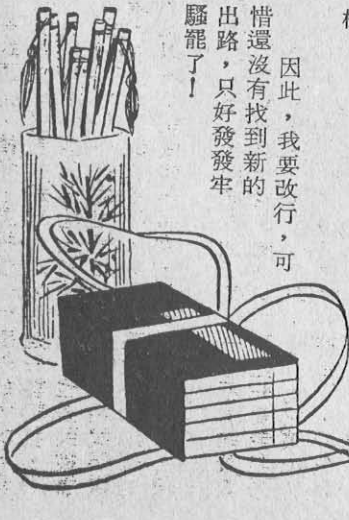
提起「退稿」，做編者的可能比作者還要心痛好幾倍。不論是再壞的稿子，也絕不能提起一個「壞」字，而應該挖空心思想出一些好聽而堂皇的理由，讓作者收到退稿時不太難過。尤其是

對那初學寫作的青年更應如此，否則，可能一下子就斷送了他寫作的天才和前途。這些理由，不能千篇一律地印張退稿信，說是「稿子太擠」或篇幅所限，應該因人因時因地而異。退稿附信，是做編者的一件最苦的差事。最怕的是「特約稿」，本是約他寫的，但又寫得特別糟，退不能退，用不能用。對付這類稿件，做編者的只好使用「拖延戰術」。不過，這只能用一次，第二次就通行不通了。

第三，講講「編者」本身吧！

編輯工作大多繁重而瑣碎，全部時間化費在改稿和編排上，久而久之，會無形中變成了「編輯匠」。因為自己閱的文章過多，反而會使自己「眼高手低」，結果自己一篇文章也寫不出來。編者的學識在「博」而不在「專」，好像什麼也知道一點，但知道的僅是皮毛，到頭來一無所成。這些話并非過甚其詞，大家不妨留心看一看，這許多年，做編者的該有多少人吧，但幾個人學有專長而稍有成就呢？頂多寫兩本什麼「編輯學」而已！再不然，編者做的久了，只會在修辭上打圈子，文章「做」起來做得很通順流暢，也不過是妥妥花槍！

因此，我要改行，可惜還沒有找到新的出路，只好發發牢騷罷了！





別送

· 高峯 ·

都市裡的人們，多數是不習慣早起的。偶然起得早些，望着朦朧的霧靄，聽着悅耳的鳥聲，呼吸着清新的空氣，欣賞着綠葉上的露珠，這享受是平日晏起時所難得到的。儘管如此，不習慣早起的人們，依然要睡到日上三竿，才感到精神飽滿。除非是因爲特殊的緣故，才不得不犧牲早晨的好夢，破例早起一次。

五月十六日，便是我破例的一天，因爲要特別早起，好趕到機場去爲一位朋友送行。

當太陽快要昇起的時候，天空已露出微明，街頭的煤氣路燈，在眨着疲倦的眼睛，煤氣路燈，在眨着疲倦的眼睛，現在應該是它休息的時候了。馬路上一輛汽車急馳而過，輪聲軋破了晨空的寂靜。車上人是一夜豪賭之後，趕回家去睡早覺呢，還是像我一樣地要趕去機場爲朋友的友送行？

慢慢地，路燈熄了，霧靄散了，鳥聲停了，太陽從椰林裡偷偷地洒了滿地金光。街道上的行人多了，馬路上的車輛擠了，人聲吵雜，市音喧囂，都市裡恢復白天的熱鬧。時光已經不早，不容我再在陽台上欣賞晨景，急忙梳洗完畢，叫輛的士，趕赴機場。

這正是人們快要上班的時候，去機場的實龍崗路上，到市區來的車輛絡繹不絕，到郊外去的車輛三三兩兩。看見對面來的車子，行行復停停，真有點使他們着急；自己的車子，能够風馳電掣般的通行無阻，倒感到有點驕傲。不多時，機場到了。

機場上，佈滿了各色人等，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人都在這裡會齊。新加坡有人種展覽會之稱，那麼，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便要算這個機場了。有的人行色匆匆，跑來跑去，好像還有甚麼旅行手續未曾辦好的樣子。有的人態度從容，左手提着外衣，右手拿着架像機，若無其事地，在甬道上踱來踱去，根本不像就要出門的樣子。咖啡座的右角裡，坐着一對青年

男女，男的行裝整齊，厚質料的西裝，椅背上還搭着一件薄絨的大衣。看樣子，他是要到一個不太近的地方。對面的那位女的，只是一襲輕裝，除了身旁的一只手袋以外，別無長物。看樣子，她是和我一樣，也是到機場來送別的。不一會兒，那女的忽然從手袋裡掏出手帕，低下頭來在拭眼淚；男的站起來走到她的身旁，在撫摸着她的秀髮，嘴裡輕輕地不知講些甚麼。這種生離死別的情景，足以表明這對青年男女，不是新婚的夫婦，便是熱戀中的情侶。

我不忍再看這個傷心的場面，把眼光稍向左拋，又是一幕不同的景象。幾張桌子擠在一起，周圍坐了滿滿地將近二十個人。中間是一對老年夫婦，其他的看來都像他們的晚輩，有三十多歲的壯年，也有尚在懷抱的嬰兒，大家嘻嘻哈哈的盡情談笑。老太太的頭髮已經有些蒼白了，身上穿着一套娘惹裝，一會兒抱抱這個，一會兒摸摸那個的小臉，有些依戀的樣子。走近些，再聽他們講話，更是南腔北調，洋洋大觀。福建話、馬來話並用，國語、英語齊講，顯示着這個家庭的成員，是受着不同的教育。老夫婦休假旅行，兒女們機場送行，在這羣人中間，洋溢着一股溫暖的天倫之樂，與剛才看到的情形，恰如天淵之別。

咖啡座的中間，坐着一對旅客，他們年齡相近，全神貫注的大談生意。一會兒神秘地交頭接耳；一會兒放縱地高聲大笑。一會兒神情緊張，態度嚴肅；一會兒悠然自得，破涕爲笑。這一對活寶貝，那裡談不了生意，偏偏大清早跑到機場來論斤論兩，真是大煞風景。再看他們那種在公共場所裡旁若無人怡然自得的樣子，不禁令我連想到，他們是否國際走私的旅客？

靠近進門處，又是一大羣人，站在中間的像是一位大亨，面團團作富家翁相，八面玲瓏地在與送別者周旋。最外層的幾個，睡眼惺忪，頻頻地在打哈欠，臉上絲毫沒有惜別的表情，一副無可奈何不得不送的樣子，倒是惹人可憐。

正在我全神欣賞機場衆生相的時候，我的朋友慌慌張張的提着皮箱走進來。我急忙陪他把機票驗妥，行李交關。這時，飛機起飛的時間到了，播音機播出報告的聲音，旅客們魚貫走進入口。入口外，送行者與被送行者照例要握手一番。當然，這中間也因難情的濃淡，有熱烈、半熱烈和不熱烈之分。至於擁抱接吻的，則多是白色人種。黃皮膚與黑皮膚的人，是不肯這樣作的。

離開入口，再趕到廣場中，與上飛機的人們最後揚手告別。這時，鐵籬笆的外邊，有低首飲泣的，有昂首高呼的，有沉默靜思的，有興高采烈的。直到機聲隆隆，機身凌空而起的時候，送行的人才相率離去。

課餘拾零

· 西江月 ·

#####

上完第四節歷史課，放午學的時間便到了。照例，放午學時，我是不回家吃午餐，而到圖書館去看報的。但是，今天圖書館給人家借了開會，我只得到書局去逛逛，因為坐在教室裡實在太無聊。

去到書局，老板跑來問我要買什麼？看見他鼻水淋漓的，我連忙避開他。我幹嗎要避開他呢？嘿，你知道的，近日來星馬發生流行性感冒，我害怕他也思上了，會傳染給我呢！

今天的報紙上透露，流行性感冒已經緩和下來。這是很好的消息，我的心裏也因此而快樂了許多。

下午第二節是音樂課，老師教我們一首古典音樂——靜夜思。詞是李白寫的，曲是誰人所作，我倒不曉得。

平日，老師總是歡喜跟我們談談關於音樂的事情，然後才教我們唱歌的。今天也不例外，他打開話匣子，跟我們大談古典音樂和現代的流行歌曲。

他說：古典音樂才是「正派」的，有意義的，給會欣賞音樂的人欣賞的音樂。而現代的流行歌曲，却多是低級的，沒有什麼意義可言。「天上的明月光，照在我身上……」（月下對口），只不過是給一些沒有什麼音樂修養的人們消遣消遣吧了！……

是的，老師說得很對。說起音樂，我也是一個愛好者。但我并不是「歌星迷」，我對大多數的「歌星」，是談不上

「崇拜」的。原因是：我覺得他們唱的歌曲多數太低級，太色情，聽來令人有種肉麻的感覺。而他們之所以能成爲「歌壇」的紅歌星，對音樂也很少研究，只是嗓子比較婉轉一點；女的乳房比較聳高，够性感，敢在大庭廣眾裏，賣弄賣弄風情，犧牲一點色相而已！

放學後，到圖書館借了一本法國作家斯丹達爾著的「紅與黑」。全書五十來萬字，是羅玉君譯的。

據這本書的「內容提要」裡說：「紅與黑」是敘述一個木匠的兒子于連·索黑爾的故事。于連個性倔強，充滿階級仇恨，但因精通拉丁文，得爲當地（維立葉爾）市長的家庭教師。他在任市長的家庭教師時，與市長夫人發生了戀愛，被迫進了與人類生活隔絕的修道院。修道院的主持人看重他，把他介紹給巴黎一個侯爵做私人秘書。他又與侯爵女兒發生戀愛，因階級的懸殊及反對者的破壞，他不能與侯爵小姐正式結婚。于連氣憤之下，刺殺了他以前的情婦市長夫人；她雖然沒有因刺殺命，但于連却被敵對的忌妒者判了死刑。

書名叫「紅與黑」，紅是熱血，是革命的意志；黑是教士身穿的黑袍，是表示教會裡的陰謀黑暗的意思。全書的主題思想是革命的，反對黑暗統治的，是對十九世紀法國社會制度以及封建貴族反動勢力的暴露和抗議。

回到家裡，時候還相當早，又沒有甚麼功課

好做，便翻開「紅與黑」來讀。但沒有多大一會，母親從街上買菜回來了。她告訴我一則相當新鮮的桃色新聞——××叔跟他的親生女兒亂倫。在星馬各地，強姦和誘姦的不良現象，近年來幾乎層出不窮，已不算是怎麼一回事。不過，跟親生女兒亂倫，倒還少聞，我所以說這是相當新鮮的事。

星馬這塊乾淨的土地，自從出現了那種殺人却不見血的舞蹈——脫衣舞以來，上述那些桃色新聞，就在報紙上佔了不少的版位。請問表演脫衣舞的妖姬們，難道你們沒有良心的嗎？你們爲何那麼殘酷，爲了自己的荷包，而致使無辜的姊妹們受到蹂躪呢！

要使色情案子不再發生，必須先禁止色情舞蹈上演！

母親不知從那兒聽見人家說，太上老君叫人們在門上掛點東西，這樣就可以避免生病（大概是指流行性感冒），於是母親也去找了點東西來掛掛。

對於鬼神，我素來是疑信參半。然而，對於這種傳染病，我是絕不相信掛點什麼可以防止的。但是，母親却是個信徒，我不想干涉她。你知道，我一干涉她，她一定不高興，甚至罵我「造反」的。曾有幾回，因爲「神」的事，我們之間傷害了感情。所以，我近來學了一點乖，不管這些事。她要怎樣由她去，雖然內心不高興，也忍耐着。

年青的一代是熱情的，進步的；年老的一代是落伍的，守舊的。兩代間，思想上因此就劃下了一道鴻溝。而因思想上的差異，不知造成了多少悲劇，諸如父與子的脫離關係，母與女的不和等……

這是人間的不幸！

民防演習



夫玉林

一向平靜的P埠，在五月十六日這一天，却就不平靜了。因為，民防部要舉行盛大的防空演習，假戲真做，使人們嗅到一點戰爭的氣息。

民防部的佈置還算堂皇，設備也很齊全，不論打火機、抽水機、救傷車、摩多西下，以及收發電報等等儀器，都是應有盡有。尤其是那些男女隊員們，都穿上淡灰色的鑲邊制服，頭戴深藍色的圓呢帽，整齊而又美觀。他們排起隊伍來，抓緊拳頭，在柏油路上踏着整齊的步伐，個個都是精神抖擻，好不威風！

同時，民防部的上層，多是召集一些優秀公民參加，大老板做尉官，小老板做伍長；就是所有隊員，也多是銀行、洋行、工廠的職員。據說他們這樣落力參加民防工作，是要表現他們愛護馬來亞本土的熱忱，這也是很有道理的。還有女隊員們，更多是一些名媛小姐，有現成的護士，也有美麗的女書記。她們嘴上塗着口紅，腳上穿着半高跟皮鞋，雖然還是嬌滴滴地，但也虎虎有生氣。

在這一天的早上，有幾個男女隊員，帶了一些用具，到我們的辦公室來，說是要着手佈置一番。因為，在防空演習的時候，我們的辦公室，已被借用為這一區的聯絡機關。

他們帶來一個警報機、四支生鏽的斧頭、四盞油燈，自然也有指揮交通訊號的紅綠燈火；兩隻鉛桶

，外面油着紅漆；一張市區的形勢圖，就把它掛在壁上。這樣，便算是佈置就緒了。

「嗚——」一聲拉得很長的警報，在抑揚地哀鳴着。

我給嚇了一跳，仔細想想，哦！是防空演習開始了。按照原定計劃，這演習是在三時舉行，現在看看壁鐘已三時半了。其實只要演習得熱烈，時間遲了半個鐘頭，也覺無傷大雅。

我跑出門，很多的鄰居也都跑出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向那响警報的地方跑去。在這時候，我們的辦公室已擠滿了人，有好多是淡灰色鑲邊制服的，但也有些穿着西裝，那都是有地位的人物，他們是來視察演習的。

「隆隆」的飛機聲自遠而近，不一會，已從我們的頭上掠過。當飛機轉了方向，我們才發現H路口冒出了一縷白烟，據報告，是中了敵人投下的燃燒彈，店屋正在燃燒着，要民防隊馬上趕到被炸的地方去救火。

緊張的場面，就從這時候開始。四個穿灰制服戴鋼盔的隊員，很快地提起鉛桶，裝滿水，兩個人扛一桶，朝中彈冒煙的地方開步跑去。他們的後面，還跟着兩個提抽水機的隊員。那隻四加侖的鉛桶，大概只盛了三加侖，所以，跑的時候，鉛桶是那樣向前傾斜，擺動，但水却不會向桶外溢出。

他們是那樣勇往直前地奔跑，可是幾個不懂事的孩子，却在嘻嘻哈哈地笑。其中一個黑皮膚的孩子，對一個流鼻涕的同伴說：「喂！真好玩。」

那四個隊員，扛兩桶水，走了二十多碼，好像太辛苦了，個個氣喘吁吁地；就是隨後那兩個提抽水機的隊員，也是滿頭大汗。在烈日下這樣奔跑，他們的確是感到很吃力。

要救火了，一個隊員的面色，却暫暫地青白過來，額角一直冒出汗珠，在人們不注意的時候，他倒下去了，手足是軟得連顫動也不能够。

「那個人假死，假得真像！」一個穿花衣的孩子，這樣告訴他的同伴。

「是的，瞧，他真像快要死去了！」他的同伴回答着。

那些救火的隊員不救火了，他們都回過頭來，救那倒在地上的隊員。

「快！Dr（醫師）來，暈過去！」

「這麼熱。 Mana Boleh」

「Yes! very hot!」（是的，很熱）。

他們說着，有一個隊員，把那個倒在地上的扶起來，自己跪着，讓那人的頭睡在他的腿上。他彎下腰去，拉開那人的兩臂，在做着人工呼吸。

醫師來了，他打開藥箱，找出

一瓶藥水，給那暈去的隊員聞聞，再倒一杯藥水灌了下去。這樣，過一會兒，他醒了，但臉還是那樣的青白。

於是，醫師叫兩個隊員立刻扶他回總部去。

那兩個提抽水機的隊員待要救火時，火已熄了，一堆雜亂的柴草，差不多只剩一些灰燼。他們只把那些留在桶底的水，輕輕向火堆一潑，那火灰一揚，火便消滅於無形了。

他們這一組，就這樣完成了他們的任務。

另一組，是負責G路的救傷事宜。

在G路和K路交叉處的一間咖啡店，一個負責放鞭炮的人，早在裡面喝咖啡。也在飛機掠過上空的時候，他馬上跑出來。只見他拿着一個鞭炮，燃着，放在地上；他走開，要等那鞭炮响了，好來當做敵機投下的炸彈聲。那些裝做受傷的人，眼看鞭炮燃了，便也倒下去；誰知道那鞭炮偏偏不响，就是引火線上一點點的火花，也只閃了一閃，便消滅了。

倒在地上的那人焦急了，他們不由翻起身來，問那個放鞭炮的人道：「爲甚麼還不響？」

「大概是燃不着。」他答着，再燃一回。

「轟！」鞭炮响了，但那飛機已飛出市郊好久，幾乎連影子也看不見。

這麼一來，很多圍觀的人都笑了。

「飛機去了，炸彈才响。」一個人自言自語。

「說不定是一顆計時彈。」另一個人幽默地說。

那兩個人，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都會心地笑了。

隨着炸彈聲响以後，救傷車就駛過來，護士和醫務人員跳下車，走上前去，個個興奮地在拯救那中彈的人。真慘！一個傷着頭部，一個傷着大腿。

那傷着頭部的人，靜悄悄地躺着，讓醫務人員在爲他消毒、敷藥

、縛繃帶，他閉着眼睛，不敢看看周圍的一切。那傷着大腿的人，却一直在呻吟着，醫務人員也認真地在爲他消毒、敷藥、縛繃帶。但他那不自然的呻吟，逗引得好多圍觀的人們發笑。他自己好像也忍不住，要笑了。

「笑，笑一下，一箱。」一個頑皮的孩子，站在傍邊喊。

「笑，快笑，我也是一箱。」另一個孩子說，還再學一聲呻吟：「哀！啞！」

塗口紅的護士先笑，醫務人員跟着笑，最後，那個受傷的人也笑了。

在一片歡笑聲中，這一組也就

做完了他們的防空演習。

「嗚！」警報解除了。

各組的隊員，已由各個演習的地方，先後歸回總部。救傷車、担架床，也已收藏到原來停放的地方去。那些穿淡灰色鑲邊制服的隊員們，再排一隊隊，便又分頭散去。只有那個曾給救傷隊救過的隊員，仍帶着青白的面色，從總部的咖啡店走出來。大家走了，他也拖着那疲憊的身體，騎上腳踏車，慢慢地溜出門去。

P城，現在又恢復了往常的平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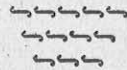


張洋



岑
熾

縱然他走的路是對的，
可是他永遠到不了！



狗在泥地裡，動也不動了的那輛黑色車子，就像裏面根本沒有人一樣。它倒像是很疲勞了，躺在那兒直喘大氣。

它也許是有甚麼緊要的事而必要趕路的；也許是爲了趕着去救人；也許開車的是個年青人，爲了顯本領，出風頭；也許是有約會，趕着去見愛人；……無論如何，他走的方向應該是對的，他的路應該是對的。然而，他的目的地是永遠到達不了的了。

夕陽燒紅了半邊天空，也塗紅了人們的臉。臉上湧流着汗水的人們，堆滿了岬壩的路口，一個個在指點着那輛四脚朝天，躺在泥地裏，動也不動了的黑色車子，好像都忘了餘炎的蒸熱。

一九五七，五，十六。

傍晚，赤道下的餘陽仍在蒸吮着大地。從吉隆坡去巴生的公路上，湧着擁擠不斷的車輛。公路讓夕陽照得有點蟹眼，路燈像被點着了一樣的在發光。

天氣越是熱，車窗越是常常的關起來；關起來，好把炙熱的風關在車窗的外面。車裡的人，寧肯是熱得透不過氣來。

車子太擠了，只有一輛接着一輛，耐着心的走。着急的車子，也有有的抓了冷空從後面爬過去。在太擠的車叢中「爬車」，誰也知道是危險的。

多半的車子，是從吉隆坡趕回「八打靈岬」的。我們的車子，走過了橋，看着就要到達岬聖的路口了，突然從後闖過一輛黑色的車子。它那搖擺的身子，從我們的車子的旁邊擦過去，激動的聲嘶，立即使人意識到會出什麼事。只是一轉眼的工夫，那輛黑色

的車子，已經在岬聖的路口撞上了巴士。它從公路上被撞出去，翻了幾個滾，四脚朝天的躺在泥地裡，動也不動了。

巴士的司機，慌張的從車上跳

下來；可是，他立即昏倒在地上，口唇上流有血跡。客人都像失去了知覺，呆坐在車廂裡，仍像在等待着甚麼。(後來，不知經過多長時間，他們才開始移動的。)

讀者·作者·編者

本刊爲提倡報告文學的創作，特舉辦「馬來亞一日」徵文。幸承各階層人士熱烈響應，共收到此類稿件一百八十四篇，包括教師、學生、編輯、校對、小職員、小會計、膠工、排字女工、舞女、酒吧女郎……等職業。他們記下了五月十六日的生活和遭遇，都寫得真實、生動，是上乘的報告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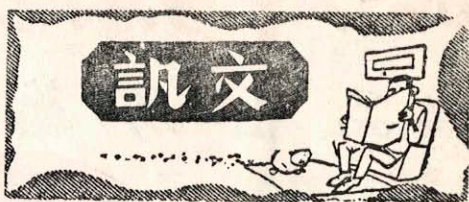
面對如許佳作，本刊雖在這一期增加了篇幅四面，但也只能容納很少的一部。其餘未用之稿，除選取數篇在下期刊出外，不得不忍痛割愛。我們爲此深覺抱歉，還請作者原諒則箇。

在這一期刊出的作品中，有幾篇要同讀者特別加以推荐。

文丁的「教師手記」，是描寫流行性感傳染到學校的恐怖情形。他所拾取的題材原很平凡，但通過他的筆尖却就妙不可言了。現在流行性感早已消滅，可是，讀文丁先生之文，仍不免心驚胆跳。

阿麗女士是一個酒吧女郎，她寫出她和她同行姊妹的悲慘身世，也吐露了做酒吧女郎的痛苦心情，更能反映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酒店的客的可恥面目。在星洲及聯合邦的大市鎮中，到處酒吧林立，又有誰知道她們是過的甚麼日子呢？現在好了，請讀一讀這篇「酒吧女郎」，當可明白一個大概了。

「出海」的作者郭升新，是一個年青的學生。他和他的朋友，爲了體驗深海捕魚的實況，曾在黑夜跟隨漁民出海，並將目擊耳聞的一切情形記了下來。我們讀他此文，不但有如身歷其境，而且還得到許多寶貴的知識。



星馬

耗資卅萬元新建的「文化中心」大廈，位於星洲福康寧路高崗上，已於本月廿一日開幕。全座大廈作立體形，除有課室、辦公室、圖書室外，尚有一個現代化舞台設備的禮堂，可供各藝術團體演出。

星洲青年體育場，最近出版一種「青年體育」半月刊。代總督顧德的賀詞說：「星洲青年體育場正開始為全國性之體育運動奠基，而這『青年體育』半月刊，恰是一張提供星洲青年所感到興趣的體育及其最新動態的報紙。」該刊係由學生周報總代理發行，普銷星洲各華校及英校。

南宮搏前在學生周報連載的「神童夏完淳」一文，現已出版單行本，星洲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經售，每本叻幣四角。

新文龍中華中學校長黃潤岳先生，客歲自英考察歸來，著有「英倫見聞」一書，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業已運抵星馬發行。

南洋印刷社近有新出版計劃，除創刊南洋畫報外，正廣徵文藝小說及科學著作，行將大量出版叢書。

錢穆博士新編「王陽明傳習錄大學問節

本」已出版，為便於青年學子購閱，星馬特價三角。

台灣

中國文藝協會一九五〇年成立，最近召開會員大會，歸納全體會員意見，作成八項決議，強調作家廣泛吸收知識，深刻理解問題，消除作品中的形式主義與口號之類的東西。同時選出本屆理事：張道藩、陳紀濤、王平陵、李辰冬、謝冰瑩、蘇雪林、趙友培等三十一人。監事：羅家倫、陳雪屏、水祥雲等十一人。

台灣第三屆文藝獎金的獲得者，是已故詩人陳含光先生。陳先生在台灣詩壇上本來是手屈一指的人物，但由於李辰冬先生在筆匯半月刊上發表一篇「評陳含光的詩」的文章，對陳詩加以抨擊以後，引起了一場筆戰。熟悉台灣文壇內情的人認為：引起論戰的真正原因，並不在陳詩的長短，而是對於台灣歷次文藝獎金的評議方式表示不滿，沒有經過公開競爭，只憑當軸個人的好惡。本來文壇上的朋友久已氣憤在心，這場筆戰不過借溝出水，略抒不平而已。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文藝界，掀起了反「宗派主義」「教條主義」的運動，作家們在各種各樣的座談會上吐出了不少苦水。例如詩人歐陽鵬說：「我是一個最倒楣的詩人，不論什麼主題，什麼內容，怎樣寫法，總是招來一頓亂棍。對這些我從來就沒有敢出聲，我想

我的容忍態度是合乎規格的。因為現在的批評家是拿棍子的多，拿顯微鏡的少；一窩風的批評多，能夠獨立思考的少。」

老舍很熟習北平下層社會的生活，過去曾寫過一本有名的「駱駝祥子」。現在他又打算寫一部「天橋生活」，準備在天橋租上三間房子，經常住在那兒，看看這些人跨到「新社會」以後究竟有些什麼變化？

巴金最近正在翻譯「高爾基回憶錄」，另外還準備創作小說「羣」，是「家」的最後續篇。他計劃把「羣」也寫成三部。有次他對朋友說：「如果沒有別的事情煩擾，我一定要早點寫出來。」

章回小說的老作家張恨水，正在趕寫長篇小說「孟姜女」的最後兩回，是北京出版社的約稿。之後他計劃寫一部三十萬字的長篇諷刺小說「記者外傳」，以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為時代背景，描寫當時軍閥、政客怎樣操縱報紙。張恨水的軍行執筆是最近的事，因為這些非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舊題材，過去是不許可的。

「洪深全集」將要出版，共分四卷，劇作和論文各半，計劃在明年出齊，據說是為了紀念話劇運動五十周年。

劇作家曹禺，自從「明朗的天」這一個劇本遭到冷遇，使他精神上非常苦惱。最近，聽說他要寫一部描寫中國資產階級發展、改造的劇本，準備到上海去體驗一下資本家的生活。

白蘿仙止咳療肺露

香港中華大藥房出品



寒咳熱咳
燥咳風咳

逢咳必止
功效第一

歷史最久
效力最大

潤肺化痰
常服養顏

南洋批發處

東生藥行

石叻巴福街七號 電話二二一七